

消閒

刊

天

第 四 期

蘇州消閒月刊社發行



消閒月刊第四期目次（以來稿先後爲次）

▲香閨綺語（集錦小說）	明道 指嚴 雙燕	▲情天孽鏡（社會小說）	李涵秋
▲隨園女弟子金纖纖集外詩（名著）	彌雲 眠雲 逸梅	▲鶴鳩天（小詞）	吳絳珠
▲亂仙別傳（筆記）	惲伯子 石翁	▲臨時疫院（滑稽小說）	俞天憤
▲邊荒根蹟（掌故小說）	許指嚴	▲雲鳳（筆記）	費華鬘
▲求幸福齋劇談（劇談）	何海鳴	▲古井（家庭小說）	徐桌呆
▲過北海子（律詩）	袁百神	▲消閒月刊萬歲（誌著）	正誼齋主
▲一個解放的女子（諷世小說）	賈少芹	▲十笏天花室筆記（筆記）	一 九
▲半蘭舊廬畫梅贅語（畫話）	胡石子	▲某富豪之家庭（社會小說）	顧明道
▲酒痕春綠館酒痕（筆記）	趙眼雲	▲燭施紺珠（攷據）	香溪餘生
▲社會底罪惡（社會小說）	吳綺緣	▲票詠（諷世小說）	陽齋室主
▲古人奇號志（隨錄）	鄭逸梅	▲詩心錄（詩話）	沈禹鐘
▲小梅花館詞話（詞話）	范冷芳	▲維新小史（社會小說）	范烟橋
▲精神病（偵探小說）	程小青	▲客汴小錄（瑣記）	尤半狂
▲息慮隨筆（筆記）	姚天夏	▲真娘墓（絕詩）	范君博
▲瞎五爺（商戰小說）	朱樞隱	▲甕牖繩牖室筆記（筆記）	李永修
▲哀女弟子黃澄遠（律詩）	余疚儂	▲看花瑣語（花史）	花萼樓主
▲函授弔膀學校緣起并簡章（諸著）	許瘦蝶	▲滑稽解（遊戲）	記 者
		▲題紅刻翠緣（艷懽）	雲父 吟水

新聲

為上海唯一之雜誌

新聲雜誌為施濟羣先生編輯撰述者如天虛我生天台山農王鈍根王均卿朱楓
隱朱瘦菊朱大可李浩然李涵秋李常覺周瘦鵑周劍雲武棹瀾吳雙熱袁寒雲胡
撲庵胡寄塵胡偉平范君博范冷芳施濟羣孫漱石孫企馨徐枕亞徐臬呆陳小蝶
陳秋水陳小翠姚民哀夏耐庵陸澹齋陸律西張丹斧張碧梧張乙廬許瘦蝶許指
嚴屠守拙馮小隱程瞻廬程小青管義華葉小鳳鄭正秋鄭逸梅劉蕙蘊劉豁公顧
錫非繆賊菌嚴獨鶴嚴天侔蘇少卿旅日撰述者柴小梵陶伯千皆當代文豪等身
著作早已膾炙人口繪畫者如丁悚但杜宇金麗生張光宇張眉孫馮左泉揚清馨
趙竊生錢病鶴謝之光亦皆一時名畫家內容更覺可觀現已出至四期門類分美
術名著談蒼諧鏗戲言花語叢話說海餘興用五號字精印一厚冊定價每冊四角
寄費加一全年十冊連寄費四元日本歐美五元發行所上海南市王家碼頭二百
五十一號新聲雜誌社（請聲明由消閒月刊介紹）

徵求讀
消閒彙刊

本彙刊有三大特色諸君注意

(一) 俟五期將短篇各小說結束彙集刊成一編以免東鱗西爪
閱者有全豹未窺之憾

(二) 裝釘精美硬面金字既便攜帶復屬雅觀且易保存無散佚之虞

(三) 增入未刊過之大名家小說若干種材料愈形豐富

今因外埠來函補購消閒月刊第一二期者案積盈尺奈已銷罄無以爲應茲擬將半年五期彙成一冊(以後每五期出一彙刊)惟成本甚鉅特發售預約二千份照定價一元二角七折計算寄費加一出版後掛號奉上決無遺失(須郵局匯票不能以郵票爲代價)特先徵求一俟預約滿額當登上海新申二大報佈告截止即行付印出書若預約不滿額數原金奉還以昭信用

(定報處蘇州胥門棗市五十九號)

消閒月刊社啓

蘇州華興印書局啟事

本局自辦各種泰西名機專印五彩石印中西書報各種鉛印傳單名刺銅版照相學校章程銀行簿册以及一應印刷物件出品精良取價從廉出貨迅速約期不誤倘蒙各界惠顧無任歡迎之至謹此佈告

總發行蘇州觀前街

蕩口仁昌
木瀆仁記煙店
同里顧永順
吳江吉泰
蠡墅永裕典
澁關同興泰

各市鄉代經理

蘇州儲蓄銀行

財政農商部註冊給照

本行資本五十萬元專營銀行

業務倘蒙惠顧竭誠歡迎

總行

(電話六九八電報五六八五)
蘇州城內玄妙觀東

分行

上海英大馬路益湯
街東P字七十五號

辦事處

上海南市董家渡
北市虹口

總董鄧君翔 協董周特人

總經理洪少圃

總行經理魯永齡

滬行經理孫慎欽

寒雲齋

自登廣告日按照自定齋書
 例除册卷扇外均折半取值
 上款加二成潤例另增名刺
 題籤每字一圓金銀盾銘及
 各種器物銘在二十五字內
 者每件十圓在五十字內者
 每件二十圓過五十字每字
 加五角

收件處上海神州報館

顧明道徵求題詞

(一)化身對奕圖(見本刊推畫)
 (二)啼鵲錄(是書皆短篇哀情小說為顧
 君最近之精心傑構今擬付梓行世請海內
 同人不吝珠玉是幸)
 稿寄蘇州胥門長春巷英華中學校或胥門
 柳巷三十五號

寒雲齋文

序傳誌記雜文每篇五十元(以三
 百字為限每加百字加十元)壽文
 每篇一百元(字數及加字同上)詩
 五言每四句四元七言每四句六元
 壽詩加倍聯二十字以內五元壽聯
 加倍長聯面議墓志銘墓碑每篇一
 百元(字數及加字同壽文)詞小令
 五元中調七元長調十元日報月刊
 及各雜誌非特約概不應如兼書按
 八折計收件處上海望平街晶報社

吳雲父徵求題詞序跋
 題紅刻翠錄(見本刊各期所載)

贈品 書籍文具
 寄稿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總務處稽
 核科吳雲父收

期限陰歷八月底止

者 述 撰 刊 月 本



熱 雙



衲 百



青 小



呆 桌

照

戲

遊



天憤之身外身



半狂之化裝賈寶玉



明道之化身奕棋

●集錦小說
第二篇 香閨綺語

(一)

明道

消 閒 月 刊

挹芬女士與沈琦君結婚逾月矣。琦年少英俊。有衛玠玉人之譽。而挹芬亦詠絮才華。替月嬌姿。郎才女貌。洵是一對佳耦也。一夕琦以事外出。至晚未歸。挹芬不耐寂寞。命雛婢秋雲沽美酒。市佳肴。獨酌香閨中。秋雲旁侍。爲侑酒。電燈之光。照耀四壁。室中陳設華美。燦爛奪目。正中爲雕花銅床。錦帳下垂。銀鈎高掛。床上高疊五色之衾。幽香觸鼻。令人消魂。床前爲粧臺。所列一切香奩諸物。無不華美。有意國石刻裸體美人一具。栩栩如生。更有新式翠石鐘一。裝璜精緻。時計正指八點十分。粧臺之外。則置軟椅三四。倚東爲玻璃大櫥。又次則書櫥。中皆西國之書。於此可以見挹芬之精通英語矣。壁上懸楊妃出浴圖一幀。及新婚對聯。臨窗則爲寫字檯。上有玉胆瓶一。中插紫羅蘭一束。香豔醉人。又有一小圓檯置室之中央。挹芬卽置酒肴其上。舉杯徐酌。秋雲則以街坊新聞雜告。足爲下酒佳物。挹芬連飲數杯。不覺玉顏酡然。星眸微闔。以箸擊杯。歌春之花三曲。珠喉清脆。鶯聲悅人。秋雲聞之。不覺鼓掌而笑。挹芬忽起立。揭其窗上紗幙。見月色如銀。自玻璃窗間射入。仰首

第

四

期

望月。痴然無語。頃之。顧謂秋雲曰。更深矣。郎胡猶不歸來。余聞郎言往赴某友人餞筵。然此時當歸矣。汝亦知郎何處去耶。秋雲笑曰。少主人之行蹤。除却夫人能知。婢子焉得預聞。少頃歸來。夫人可再罰以背誦古文一篇何如。挹芬亦笑曰。此猶非難。今晚歸家。當罰跪半小時矣。秋雲曰。少主人愛情深摯。夫人亦宜莫爲已甚。挹芬微頷其首。復坐而飲酒。且飲且語曰。秋雲。余與琦郎。夫婦之間。可謂親愛。雖同命鴛鴦。比翼鸚鵡。無以復加。然須知所以至此者。以有愛情維繫之耳。余常慨夫一般胸無愛情。隨人使指。嚴親之命是從。媒妁之言是信者。類多鑄成大錯。貽恨終身。甚至占脫輻之凶。生世離之感。殊可悲也。今夕待郎無事。余將告汝以我儕結婚之豔史。汝亦樂聞之乎。(以下指嚴續)

(二)

指嚴

秋雲年屆破瓜。情竇乍開。伺少主人他出。恆與夫人打情罵俏。夫人亦以深閨寂寂。樂與周旋。藉消長晝。今秋雲聞夫人肯以婚史見告。不禁喜溢眉宇。雀躍者再。挹芬見狀。乃故作囁嚅。秋雲不耐。促之云。速言……速言……否則少主人歸。又將強打圈的溫。當無暇爲婢子喋喋矣。是挹芬微有醉意。兩頰紅暈。益增嬌媚。遂展其櫻桃之口。發爲溫柔之聲曰。

汝欲知吾儕結婚之豔史。不可不先聆幼時之趣事。儂與沈郎。相稔已八易寒暑。當髫齡時。與伊共肄業蔣宅。師汪姓。嗜杯中物。每飯必酒。既醉。則傲宰予晝寢。不復授課。諸生乃相聚捉迷藏。競賽跑。甚而擲石也。滾錢也。無所不至。而儂與沈郎則並肩携手。趨蔣氏園中。猜謎鬪草。郎騎竹馬。妾弄青梅。兩小無猜。情愛實不啻兄妹。塾中有張生者。年已弱冠。性佻健。誦詩經至關雎章。頗涉遐想。出口多穢褻語。儂深惡之。罕與交言。一日。師赴友人約。時逾午膳。張生忽異想天開。率諸生試演結婚禮。某生聲音清朗。使爲掌禮。某生善弄絲竹。命爲清音。張生自飾爲新郎。餘若冰人賀客。婢僕伴娘。亦應有盡有。乃以書室佈置作禮堂。以師椅掛帳竿爲彩輿。顧不得其人願飾新娘者。意且迫儂承其乏。儂聞知大恚。亟避去。張生知儂不肯就。遂改變方針。請沈郎爲新郎。沈郎聞言。喜出望外。知儂所在。疾趨園中。躬自懇求。儂當時殊羞澀。託故絕之曰。汪師將歸矣。脫被所知。當施夏楚。他事則唯命是聽。沈郎不許。謂逢場作戲。庸何傷。儂恐忤其摯情。乃勉允焉。居然行迎娶禮。合卷撒帳。無何。汪師自外返。怒目責諸生。惟無片言涉儂。蓋深知儂受被動而出此也。然此時儂之含羞。已莫可言狀。自此同學中途呼伊爲新郎。呼儂爲新娘。定爲別號。儂

頗恨張生之惡作劇。顧靜言思之。吾儕二人。得有今日之舉案齊眉。鴛鴦隊隊。海燕雙雙。熱度高至極點者。實賴張生之敗其端。汪師之成其美也。(以下雙熱續)

(三)

雙熱

秋雲傾耳而聽。嫣然曰。夫人生小便做新娘。怎不差人答答地。挹芬夫人亦笑。默然者久之。秋雲促曰。其後又何如。其後又何如。挹芬故故難之曰。儂被汝說得羞人答答地。尙何云。秋雲亟曰。婢子之言妄耳。當其時。夫人尙在髻鬢。一顆芳心天真爛熳。未解情。又安知羞者。挹芬夫人蹶然曰。汝年事之穉。似儂當年。然而竟解得情。識得羞矣。秋雲語塞。其色赧赧然。卻聞夫人續言曰。回首當年。儂與沈郎之相親相愛。初不屬於兒女之情。僅僅屬於友誼的愛好。哥哥妹妹相喚。行行止止相偕。洎後綿綿情緒。與年俱增。漸覺新郎新娘之呼。中間含有無數溫磨意味。換言之。新郎新娘也者。便是一對兒。便是無上愛情所歸宿的有情眷屬。阿儂一顆心中。遂起一種不可名狀之情感。癡癡然。羞羞然。可憐然。惺惺然。每聞一行學侶新郎渠而新娘儂。渠色然而慍。儂色然而羞。自是儂與沈郎。不免在鸚鵡前頭。作態矜持。不輕言笑。即相遇於悄無人處。在渠彌欲殷勤。在我殊形羞澀。交

際在若離若卽之間。然儂心坎兒裏。對渠愛好之情。則有如而無已。蓋一寸幽衷。不啻已允爲沈郎妻矣。而默察沈郎。知其亦復心心相印。一日儂櫻小極。暫輟學。臥病紅閨。不終日而覺沉悶欲死。牀頭蹀躞者。雖有可愛可親之阿母。然寸心殊不能釋然於沈郎。稍瘥。亟上學去。沈郎竊語儂。與汝暫時違面。便如闊別三秋。讀不專心。食不甘味。何也。儂貌也曠之。而心也感之。知癡郎之愛我摯矣。又一日。沈郎亦復尤效張生。三復毛詩關雎之章。而數數挫予以目。渠殆以君子自况。而淑女儂也。汪師似亦默會其意。微頷其首而哂。沈郎覺。伏案遏其誦聲。儂亦立俛。陡覺耳熱如炙。薄暮。課罷而退。張生等譁然擊掌且笑曰。業爲新郎新娘矣。無情哉沈郎。安得拋卻新娘。他顧而好逑淑女耶。儂聞而慍。揚言欲白於師。於是張生等之舌鋒。厥後不敢復肆。一夕。儂手一紙書。偷偷展誦。書蓋沈郎於悄無人處遞儂者。時則爲秋夜。習習清風。入於窗牖。雲破月來。巧弄一院海棠花影。夜色如畫。

(以下牖雲續)

(四)

牖雲

搵芬語至此。忽寂然微笑。秋雲亟曰。一段香豔史。卽止於此乎。書中作何語。婢亟願聞之

。至有情人怎樣成今日之眷屬。亦請夫人續述。在夫人回首兒年豔史。言之既津津有味。在婢子傾耳而聽主人之趣聞軼事。亦興趣無窮也。言際頻頻促挹芬續述。挹芬亦似故意緘金人之口。而施以嫻嫻來遲之技者。秋雲遂亦變其迫亟之容。而從容笑語挹芬曰。噫。吾罪過。吾罪過。夫人之酒罄矣。則舉壺爲挹芬斟酒。挹芬乃微笑曰。否否。若試聽之。外邊有敲門聲。若……若去……速爲我扶醉人歸來。秋雲無奈。乃應命去。門外寂然。悄無聲息。回而報命。見挹芬醉顏益紅。掩映燈光。益饒媚態。意沈郎見之。必以爲畫上之楊玉環再世。更顛倒不自持矣。甫欲語。挹芬先笑曰。雲婢若殊慧。今日爲我弄矣。然若曷爲偏欲聞人家不相干事。……挹芬舉杯狂飲。秋雲稍再斟之。以杜渠醉。渠且笑曰。在若聞之。似漁郎初入桃源。步步無非佳境。而在身歷其境者。亦竟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雖不足爲外人道一語。似可不必對汝言。然而此後豔史。實一甜字卽足以括之。蓋事無不遂人意。有情人竟如願以償。凡是過來人。當無弗覺喉頭有蜜。不知甚蜂兒連自心田之花者也。至於書中作何語。茲不復再瑣瑣爲汝述。秋雲笑曰。怪婢子兒時。不曾識一丁。否則夫人且曼聲爲婢一誦矣。挹芬笑曰。汝言殊刺人。舌頭乃有針在耶。秋雲作自咎狀曰。婢子失言。窺挹芬狀。似已醉。蓋

第

四

期

渠實不善此。特一時興致淋漓。便逾量耳。乃挹芬猶囑秋雲再斟。秋雲微笑。又恐違夫人命。或竟倚醉怒。乃曰。夫人但默飲。而不覓下酒物乎。挹芬曰。儂似厭絮絮矣。顧檀奴尙未歸。遇事戀棧。秋雲。汝去覓伊去。秋雲知挹芬語半已帶醉意矣。僞應而出。偷窺於窗外。見挹芬已不復飲。頭殊沈重。勢欲頃倒。秋雲乃亟入。抱之登銅牀上。挹芬便和身倚枕而眠。雲髮亦解。斂墮枕邊。姣豔乃羞逾恒。而敲門聲中。沈郎且歸矣。(以下眠雲續)

(五)

眠雲

秋雲秉燭拔關。沈郎入門。卽頻喚挹芬。不應。竟入房。見佳人和衣睡牀上。拂鼻醺然。因喚秋雲曰。阿雲。夫人何獨酌竟至醉耶。雲曰。有絕好下酒物。不覺過量。遂乃玉山傾倒耳。問何爲絕好下酒物。秋雲匿笑不語。固問之。則曰夫人說兩人艷史。婢執壺在旁。爲聽講員。說至情迹妙處。則浮一大白。問那兩人艷史。何以余從前未之一聞。婢笑曰。此新歷史。現方說至偷看情書一幕。夫人賣關子。不肯一直講下。婢子屢以酒勸。竟至於醉。可惜一段好書。又要且聽下回分解耳。今主人來得正好。夫人已醉。主人雖亦自赴宴歸。然尙未釀酌。願續完此美滿之好文字。勿使之成一懸案也。瓶猶未罄。婢子仍任執壺役可也。沈郎曰

第

四

期

爾說得沒頭沒腦。教我摸不着頭路。如何續得下。秋雲曰。自己親做之事。那得說摸不着頭路。沈郎急問曰。我做何事。快說出來。秋雲仍笑而不言。沈郎益急曰。汝切勿妄語。被夫人聞之。疑余有薄待他處。則余剖心難白。如何使得。秋雲笑曰。這卻不妨。夫人所自述者。不錯怪郎君也。沈郎曰。我的好雲兒。鬧了好一回時候。我依舊不會明白。快快簡直說出來罷。秋雲曰。要我說出來不難。主人須續講下去。使我早得聞此豔迹。以爲交換條件。何如。沈郎漫應曰。諾。於是秋雲將夫人方才所講兩人作合之緣。說了一遍。沈郎屢屢點頭曰。此我兩人歷史。在雲兒口中複說一番。益覺其妙。真絕好下酒物也。雲曰。主人可再飲否。曰。不飲。雲曰。此後須將夫人偷看主人之書之語。續講下去。沈郎曰。我已忘卻。且待挹芬明日語爾。秋雲曰。此交換條約。已訂於先。主人不負責任乎。沈郎笑曰。將毋起訴法庭耶。方喧嚷間。挹芬已醒。問沈郎何時來。何事當訴法庭。沈郎卽亂以他語。曰。今日席間。聞人述新夫婦二人事。美滿姻緣。幾爲人破。挹芬起坐床沿。以手掠髮。問曰。新夫婦姓甚名誰。沈郎曰。黃生鶴逸。梅史呂女士之未婚夫也。由學問之友誼。進而訂百年約。黃父母不許。竟爲定里中富室張氏女。余謂黃呂二人。可起訴法庭者也。(以下逸梅續)

挹芬曰。此兩人情迹始末。可得聞乎。沈郎曰。可。此時兩人已正式結婚。打破種種摩阻力。仍達美滿之目的者也。說至此。微笑睨挹芬曰。我所以將良好之結果。提清在先者。恐我挹芬性急。代彼二人懷憂。聊用相慰也。挹芬亦笑曰。多謝汝處處念着我。沈郎續曰。黃鶴逸。閩之侯官人。呂女士梅史者。粵產也。兩家家長均經商於滬。兩人亦在滬求學。聞略有親誼。故常往來。相見即殷勤談學問。國粹之外。均長於英語。有時即操英語相問答。其實即談學術。兼以練習會話也。不知者聞之。不能辨其談何事。以為必涉秘密。構釁之根。即伏於是。快嘴婢女。往往為打破良好因緣之惡棒。可畏也。說至此。微睨阿雲。笑謂挹芬曰。若我家雲兒。則固非其倫也。挹芬曰。快快講下去。不要管什麼雲兒雨兒。沈郎曰。此時雖有人言。彼二人實純粹在友誼時代。無一語及於婚姻也。相與納交二年。學問德性。彼此真知灼見。絲毫無遁形。鶴逸意中。以為呂梅史。殆非我黃某。莫與為良伴者。梅史意亦云然也。兩人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完全得雙方不言之同意者。又一年。鶴逸乃正式以一書郵遞梅史。梅史接書在手。已料到十分十二分。拆閱果然。書中大意。謂我兩人隨時勢之潮流

第

四

期

。爲作新之人物。不爲舊習慣束縛。能以真精神運行。將來組織新家庭。爲百年快樂之謀。掃除舊家庭一切憂鬱煩悶之苦。然後對於社會。乃有扶助進行之能力。則非從學問德性上開始結合。必無十分圓滿者。今敢正式求婚。得君允許。即告雙親。請介紹人。訂婚行禮。想女士開明之家。必不致橫生阻力也。呂女士復書。極贊黃君論議之高。並謂妹亦久懷此志。卽有阻力。當以百折不回之精神戰勝之。兩人婚姻。從此訂定。秋雲忽問夫人儉讀主人之書。請亦說明之。搨芬曰。大致略同。沈郎曰。書中之意。雖大致略同。惟並不說起阻力一層。則我二人處境之佳。勝彼黃呂二人。奚翅百倍也。秋雲又問何以勝彼二人。沈郎曰。我二人之父母。對我二人。皆珍若掌上明珠。蓋不待我二人請願。兩家堂上。已先有撮合成之意。甯非勝彼百倍乎。且說他二人於是各請願於父母。父母均赫然怒。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遽自行訂定。與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者何異。此斷斷不能。說至此。笑謂搨芬。孟家俚這幾話。現在漸漸沒有價值了。專制家庭。必遭革命無疑也。搨芬接口曰。不要管孟家俚孔家俚。以後如何得達目的。沈郎笑曰。如何。我固慮爾性急也。獨不問有志者事竟成乎。黃君與呂女士訂在某園面晤。晤後。商辦法。呂謂我惟用苦肉計。黃曰。雖然。須保重。

勿致傷身體。呂曰。我自有斟酌。黃曰。我將私逃至海外。然後以書歸。謝絕張宅婚事。并要挾不爲定呂宅婚。卽客死不歸耳。計已定。兩人握手而別。不幾日而黃鶴逸失踪。呂女士則絕飲食。父母正在無計可施之際。忽得鶴逸自東瀛來書。如上要挾。父母惟此一子。卽覆書謂速歸可照辦。呂父母見梅史堅欲餓死。已四日不食。惶急無措。只得許願。時已將庚帖出於某姓。梅史要求索回始食。立取歸。乃勉進糜粥。然而胃部餓傷。竟以此致病。數月後得正式結婚。此其始末也。挹芬秋雲同問曰。呂梅史病不害否。曰經德醫診治。半年後漸愈。然至今猶有常服補品。蓋日以生鴿卵一雙。熱水調服之。謂須三年不間斷。病根乃除。尤忌酒。終身不可破戒也。挹芬曰。我今日之醉。亦有傷否。沈郎曰。只怕總有些損害。既而曰。時候不早。大家歇息罷。(第三篇請雙熱開始)

● 著名 隨園女弟子金纖纖集外詩

陽湖惲伯子輯錄

毗陵某君家。有舊抄金女士逸。字纖纖者。所著閨情題畫病懷詩百數十首。珍藏篋衍。蠹蝕半殘。未嘗出以示人。某君有膩友知之。勸以重行訂正鈔錄。付印行世。蓋皆纖纖集外之作。不知當時編者何以遺漏。及觀卷末某女士跋語。乃知當纖纖病時。其夫陳竹士每以

隨園女弟子金織織集外詩

十二

吟詠爲戒。恐用心太過。益損病軀也。織織雖允其勸。顧性情所好。廢之益覺無聊。於是所有詩稿。不以示竹士。將歿託其閨友某女士私藏之。堅囑勿爲竹士見。恐益傷夫心也。某君又謂。此書乃其先德於科舉時代。在舊書攤購得者。某君之友。又余友也。偶舉以語余。余聞之喜甚。欲求一觀。友言姑俟錄出。因乞其轉鈔若干首。寄眠雲逸梅入消閒月刊。以爲乘章之先云。編者誌。

閨情

秋雨秋風冷故園。紅闌干畔一盤桓。無端譜入新詞句。病後餐眠尙未安。
鳳頭鞋子繡芙蓉。花樣描來媿未工。小婢也知人意淡。深紅絨換淺桃紅。
半捲珠簾佇月光。羅衣又復着微涼。自憐玉鏡容顏悴。瘦損輕紅秋海棠。
嬉春曾一放湖船。輕雪東風柳絮天。轉眼霜秋人又病。懶梳螺髻枕書眠。
酒能損肺無多飲。愁未曾消病已添。着意勸郎亦悟。代將清茗味醺醺。
十章詩寫惜花心。絳燭燒殘夜已深。儂自規郎宜節飲。惹郎屢戒勿多吟。
一林如火石榴花。折贈鄰家兩小娃。姊妹朝朝來索取。猩紅艷映綠盤鴉。

清 閒 月 刊

別郎三日夢連宵。知在溪南第幾橋。喚雨鴉哥煙樹裡。破人清睡又朝朝。
清課初添遺書長。午牕風暖薰花香。泥金摺扇松煙墨。小楷端書學晉唐。
遣愁養病百無聊。偶閱傳奇口口口。卿自情口儂更甚。無端清淚溼輕綃。
垂虹橋外柳如煙。惜別匆匆寒食天。繡閣自憐春寂寞。暗拋針線問歸船。
偶補閨儂索和詩。剪殘絳燭夜遲遲。雙箋細寫簪花格。閒債清愁集一時。
海棠消損幾分嬌。舊事雙星話鵲橋。（自注。此憑弔某女而作。雙星者。傷心也。）際到秋深
一庭露。更無人共可憐宵。

瑤琴一曲惜花心。誰識泠泠絃外音。春滿故園人易別。怕成歸夢坐宵深。
一燈照影瘦於前。舊例春來損食眠。小別夢魂寒惻惻。再添錦被一重棉。
梅雨沉沉溼未除。天愁人病欲何如。晚晴喜見忙呼婢。明日庭中好曬書。
開箱偶檢嫁衣裳。未散輕熏舊日香。花樣翻新容易變。阿儂偏不愛時粧。
百年兒女總情癡。怕詠人閒惜別詩。姹紫嫣紅皆可種。栽花何事愛將離。
了無情緒落梅初。閨侶催詩怕答書。簾外嫩寒防損肺。再添半臂下階除。

隨園女弟子金織織集外詩

十四

淺紅帕子一方妍。欲繡新詞口口口。轉眼杏花時節到。（自注。表妹六姑。以仲春二十四日。于歸梁溪天水氏。）趕將針線口春眠。

春在東風妬海棠。黃鸝聲口口口楊。亦知樓上人初病。不耐看花倚夕陽。
生小工愁悔學詩。絲絲宵雨暮春時。東皇夙有憐花意。落盡殘紅知未知。
雲天萬里恨茫茫。未必仙人住玉堂。強把一言慰夫婿。功名原不在文章。
團雪裝成口美人。兒時口口是前身。口口口口何事。冷對梅花一樹春。
熏籠叮囑更添香。霜壓吟樓夜正長。一自瘦軀常有病。怕寒口自閉蘭房。
昔年夙嗜在湖蕪。風味江鄉秋遜春。偏是春來常病作。說他性冷不宜人。
淡紅蓮蕊最清華。蓮葉誰云香勝花。卻暑教將牕子閉。不妨淺隔一層紗。
綠鸚哥小太玲瓏。每見人來說避風。且待教他變一語。催人去看落花紅。

題畫

美人雙袖薄。寒碧孤山影。前身萼綠華。羞傍騰脂井。（綠梅）
一夜如酥雨。春林乍流艷。隔巷賣花聲。小樓詩可念。（杏花）

乍暖扇東風。忽訝滿林雪。聽罷子規啼。閉門春寂寂。(梨花)
昨夜醉流霞。美人顏色好。春睡猶未足。理妝不須早。(海棠)
月月生花約。嫦娥願與游。怪他如許艷。不上小姑娘頭。(月季)
可憐石醋醋。已誤艷陽春。愛君自多子。枉說妬紅裙。(榴花)
欲語嬌如許。絕艷凌波影。口口水面涼。曉風人意靜。(荷花)
天香溢雲外。寂寞畫闌干。半夜月皎皎。一庭露溥溥。(木屋)
殘釵怯霜冷。小蝶偃日暖。老圃淡秋容。蕭疏竹籬短。(菊花)
霜晴九月後。穠豔木芙蓉。零落亦常事。所憐太匆七。(芙蓉)

病懷

沉沉悶不辨朝昏。寂寞紅闌一掩門。聽說人言香損肺。銅鑪已冷篆煙痕。
穀雨三朝看牡丹。惜花人尙怯餘寒。東風記得前年事。倚徧芳亭十二闌。
惆悵寒宵剪燭吟。沉沉漏永到更深。無端又犯伊人約。孤負諄諄一片心。
仍喜青梅一味酸。背郎偷貯水晶盤。自憐病已經年久。錯作投懷玉燕看。

亂仙別傳

十六

夕陽樓閣怯西風。落盡芙蓉寂寞紅。癡婢也如儂昔日。掃將殘朵葬園中。
 夜雨瀟瀟長綠苔。萬愁點滴上心來。他年魂斷秋風後。拚再悽吟作鬼才。
 暗把吟篇託後人。最傷心事記前身。定知難了如山債。委露紅蘭小劫塵。
 淺紅帕子淚斑斑。常繫纖金約指環。曾繡斷腸詞一闋。再生慧業證蓬山。
 幻境悽迷離恨天。此才草草惹人憐。應知鬼好仙尤好。正在青春短折年。
 鏡裏寂寞總成塵。暗祝香閨有替人。秋水盈盈雙眼淚。可能掬去灌花根。

後五首自注爲自挽之作

● 筆記 亂仙別傳

石翁

蝶衣散仙者。戰國時平原君家美人也。以一笑之故。而罹斬首之禍。慘矣。按史記美人所居樓臨民家。民家有釐者。盤跚行汲。美人臨見。大笑之。釐者怒。見平原君。言臣不幸有罷癯之疾。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釐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我美人。不亦甚乎。後門下賓客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問其故。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釐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

乃斬笑蹙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蹙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蝶衣散仙既略述生前之歷史。（與史記所稱略同）其意若有慘然不樂者。復曰。我甚不願一揭此中陰謀。我言之。我益傷吾心。顧後世未有知者。遂乃不復再秘。諸君聞之。當知傾陷中傷之爲毒甚矣。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千古有同慨焉。余所居曰延秋閣。實爲西樓。居二年。有美人自燕來者。平原君愛之。爲起東樓。曰企春閣。秋去春來。余不禁有所感觸矣。顧平原君實未嘗有新故之分。眷戀迄未少衰。詎知企春美人。潛勢力爲後宮冠。蓋其兄弟親戚。皆爲平原君門下貴客。其餘食客。無不願爲企春美人效力。以冀先容於主人。日夜伺余之短。爲傾陷地。幸余恬靜寡欲。白圭無玷。不能撫他事殺我。乃因粲然一笑。遂爲慘禍之媒。眞夢想不到者也。諸君試思之。蹙者一貧民耳。以一笑細故。敢自見平原君。肆言欲得我頭。其氣焰如是之盛。必非無因而至者。平原君終不殺余。企春美人計不遂。其黨乃爲變本加厲之謀。不惜并平原名譽而犧牲之。運動門下客。漸漸散處他國。以激平原君。於是我之末日至矣。其門下一人。前對平原君。言士之去以不殺笑蹙者美人故。其人卽企春之親弟。惟時不獨平原君不知詭謀。卽余亦在夢中。迨平原君一劍割愛。揮涕棄余。余魂至地府

第

四

期

。始悉一命生死。皆在人術中。亦惟付之一歎而已。冥王遣侍者詔余曰。爾生前喜撲蝶。或置於籠。或刺以針。或簪於髻。蝶之戕於爾手者以萬計。爾終以頸血酬之。此夙孽也。惟冤冤相報。亦循環之理。今企春美人以嫉妬殺爾。爾若再生人世。則彼自當受爾之報。冤有頭。債有主。諺語不虛也。余凝神再思。乃稽首對曰。我以傷物命而受慘報。則我之見殺。非企春美人之罪。卽我而再世尋仇。以逞一時之願。則彼又當仇我於他日。如是相尋於無窮。將全世界盡伏殺機。烏有光明磊落之日月乎。我願還我自由之魂。周流六虛。心無罣礙之爲得也。侍者復命。冥王大異之。以余爲異於塵世癡兒女。有仙根焉。因敕封余爲蝶衣散仙。蝶衣者。志懺悔也。於是春紅秋雪樓主人紀以詩云。物命輕戕動殺機。延秋寂寞冷斜暉。寄言閨閣諸佳麗。莫遣輕絀壞蝶衣。其二云。美人一笑值千金。知己從來不易尋。枉擲頭顱爲豎子。反將頸血濺瑤琴。其三云。入宮見嫉鬥蛾眉。雙閣春秋並峙時。絕技穿楊施冷箭。一揮慧劍死方知。其四云。冤冤相報幾時休。地棘天荆萬古愁。魔障一空鬼世界。明光佛日照神州。蔡君曰。此又一事也。未幾而有碧霞真君降壇事。

碧霞真君者。唐翰林學士韓偓也。偓字致堯。又字致光。詩多香奩。有香奩集。致光忠於唐

。爲朱三面斥。貶責不悔。故有報國危曾捋虎須之句。及朱三篡弒。致光羈旅於閩。時王氏審知割據。致光詩文。止稱唐朝官職。與淵明稱晉甲子。異世同符。按以上云云。攷之史傳而便知者。今真君降壇。係說明一事。乃紀載之訛。事關名分。不可不辨正者也。真君曰。余以一片忠忱。耿耿唐室。死後靈魂不滅。追隨洞府仙翁。歷二百餘年之後。諸仙翁稱余真果已成。不動紅塵之念。贈余名號。曰碧霞真君。碧霞者。余所棲息之山名也。今來降壇。與諸君筆語。爲表明一事。乃五代詩話所誤載者。詩話云。韓偓流寓閩中。後卒於閩。其子寅亮與鄭文寶言。偓捐館日。某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絨繡甚固。發觀。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尙新。巾香猶鬱。乃偓爲學士日。視草金鑾。夜還翰苑。當時宮人秉燭以送。悉藏之。又。文寶少游於延平。見一老尼。亦說此事。尼乃偓之妾耳。第未攷偓葬於何所也。云云。余所欲辨明者。卽尼乃偓之妾五字耳。此五字。使余良心上獲罪甚大。蓋老尼非他。乃先帝宮人。曾數次秉燭送余歸苑者。故知余藏燭一事。其後滄桑世變。祝髮入空門。輾轉流徙至延平。余曾見過。相與嗚咽談先朝事。比之白頭宮女。閒說玄宗。傷心奚翅十倍。此事回思。猶如昨日。後人不察。誤以爲余之妾。則試思此曖昧不明之事。豈余所

邊荒恨蹟

二十

忍爲者。舉以告諸君。願諸君之有所訂正也。於是春紅秋雪樓主人又有詩曰。要知換骨轉靈胎。不自修真辟穀來。除卻兩言忠孝外。難登洞府作仙才。其二云。蠟淚巾香欲化煙。金鑾視草憶當年。遷流閩嶠唐官職。甲子編詩配昔賢。其三云。白髮宮人祝髮來。傷心春夢付荒萊。殊方絕徼破菴裏。重晤金蓮翰苑才。其四云。紀載從來謬誤多。小星浪說渡銀河。得無藉口香奩句。翻致仙班媿大羅。蔡君曰。此又一事也。未幾而有萬讖道徒降壇事。

掌故
小說
邊荒恨蹟

指嚴

紀仍從劉持節赴滬。間關跋涉。日行深林密箐中。月餘始達。階處秦蜀之交。萬山環互。人煙稀疏。周以犬營駐城堡內。在山陽。劉駐山陰。居戶絕少。又當兵燹之後。人口益寡。軍中食物。都遠求諸山陽。或自樵採。山市所售者。僅有苦薯乾豆毛芋等麤糧而已。盜賊竊發。時有所聞。故小康之家。輒遷他所。營外皆荒山枯樹。風景頗惡。惟一狄武襄祠。稍具泉石之勝。中有茗座。游人以爲憩息之佳境焉。紀草檄之暇。清寥萬狀。非與劉擊劍彈棋。則徘徊祠中。瞻眺遺像。或撫庭中孤松。微吟杜老出塞之句。或攜同僚偕往。卽淪茗縱譚。風生四座。鄰近人莫不知有浙西才子紀師爺也。有時題壁成詩。自寫懷抱。然或有感傷時事之

作。流傳各營及鄰邑。周聞之。猶銜前隙。以爲暴已短也。遣其戚邱某者伺察之。欲撫其短。諷劉使絕。而劉屢立戰功。紀爲之具奏疏。草露布。動中窾要。方迭薦其才。倚之若左右手。周見京朝官器重紀。亦不敢遽違衆意也。邱佯與紀善。時來山陰狄祠中品茗閒談。時晚。卽借宿營中。聯牀夜話。紀雖惡其鄙俗不文。然深知其爲人陰鷲。又周之戚串。恐爲中傷。極意周旋之。邱貌爲亢爽。示無他意。且時於劉前譽紀。劉爲紀計。亦囑紀宜虛與而委蛇之。一日。復偕四五人在祠中廢茗。忽有書生狀者訪邱。諦視面目。似曾相識。而所語殊隱秘。紀遂避入他所。吟詩而去。祠旁小亭下忽有老姥遙呼紀師爺。紀視之。祠中時來售女紅襪履者。則云有藥方求師爺決可否。家有女患病。老身恃其針術贍養。亟希其痊可也。紀固知醫。曾爲祠中尸祝治方奏效。故姥識之。紀乃取視其方。所列藥劑。多相違犯。笑曰。飲此適致疾劇耳。因假名肆筆硯。另易一方與之。悵悵獨歸。方欲引壺自酌。同僚某君至。謂紀曰。頃間所遇痴人。乃以文字獄自投羅網。殊令人不解也。紀問云何。某君曰。彼黔陽人。前者黔匪之亂。周劉二公俱駐彼邑。彼今乃以軍情前後事箚成說部一編。將托邱乞潤筆之資。蓋彼固與邱有舊者。而不知周深諱前事。且書中反蹈諷刺嫌疑。邱城府素深。佯贊其書而

第 四 期

留其人。吾恐其人必遭毒手也。紀問姓氏。某君曰。彷彿憶爲某某。紀猛省曰。是卽苗峒富人某甲之黨某乙也。噫。必死無疑。奈何愚癡至此。語未已。而邱至。聞紀語尾。詫曰。君固亦識其人邪。紀曰。約略聞之。不知其然否。識則非所敢言也。邱曰。今其人尙在是。吾若竟攜之返營。恐爲老憲盤詰。不如且膺君所。吾輩釀數十金錢之。留其稿爲茶餘酒後譚笑之資。彼輩窮措大。志在得貨耳。奚必斤斤與之較是非哉。紀服其論之寬厚識大體。某君亦和之。邱曰。君能容吾請。亦大佳事。稿在此。或者足供君噴飯。今吾留十金於此。且暫告歸。明日來。君當取書中雋妙處。爲吾破岑寂也。紀聞其語倜儻。乃受其金與稿而諾之。邱去。乙入。紀果爲之具餐設具。相與傾談。微諷以此等書最易買禍事。乙懼求計。紀曰。今幸邱君好善。候其明日來。要當爲君祖餞耳。乙稱謝歸臥。紀攤飯無聊。取稿讀之。則其名爲玩寇新書。係章回體小說。而多斥當時軍府及官吏。謂爲買禍。亮非虛語。序云。

吾黔地瘠民貧。數年來烽煙四起。城邑爲墟。秉政者庸懦無能。事前毫無措置。而貪婪忌刻之徒。猶且自作威福。視民瘼若罔聞。致使上千天怒。下招人怨。禍有不可勝言者。僕一介書生。手無尺寸。觀滿地之瘡痍。心竊憫焉。茲乃搜集近事。書之於冊。名曰玩寇新

書。其間忠佞賢奸。不一而足。然好善惡惡。人之常情。或貶或褒。概從實錄。雖稗官野史。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者匪淺。但願天心厭亂。及早太平。則天下幸甚。

● 劇談 求幸福齋劇談

海鳴

打魚殺家

余叔岩在三慶登台之次日。演打魚殺家。是劇海派僅演半截。鮮有帶殺家者。老譚死後。王鳳卿與梅郎演過數次。然唱做均嫌火辣。自叔岩與蘭芳合演後。此劇益覺名貴。而老譚唱做遺型。人間又見矣。近來譚小培王又宸高慶奎貫大元。均相繼而演此。去桂英者。強半爲尙小雲。惟最近慶奎脫離三慶。改組華樂。始與程豔秋合演耳。小培近來亦與黃潤卿合。殊不足觀。叔岩與蘭芳有隙後。近已與小雲合。而蘭芳之桂英。遂不能不降格仍求之鳳卿。(卽珠簾寨亦然) 惟偶于堂會中。尙得見余梅合奏耳。論蕭恩。自以叔岩爲最。論桂英。則終推蘭芳。而豔秋次之。小雲吐字不清。做工稍笨。若黃潤卿。則野狐禪矣。

叔岩演此。出場卽妙。划船時之身手靈活。已非餘子所及。唱搖板四句。末句「年紀衰邁……氣呀力……不佳呀呵」甚好。氣與力之間。添一呀聲。力字發音悠長。而不佳二字一口吐

出。非常動聽。（草船借箭。魯子敬嘲笑只笑周都督用計不高。亦是此腔。）昨夜晚一段西皮。稍欠剛勁。蓋嗓音不如老譚也。在河下之下耍一長腔。似不妥。說白最好。第一場隨便念來。蕭洒有致。譬如「涼爽涼爽呀」數字。甚是自然。與教師答話。則字字有力。第三場被責上場。無論跌地及落坐。均輕輕下去。不如慶奎之火辣。且振振有聲也。蓋既重責四十。兩股疼痛。何能一落便坐。黑夜渡江。與桂英問答。爲是劇最精采處。「我的兒呀」一句哭頭。與打侄上坟之哭實近似。從兒字將音放長。且矮出胡琴調門一個字。又重複歸落調上。如梆子中之哭腔。極悲壯淋漓之致。

叔岩是劇。配以錢金福鮑吉祥之二賢弟。王長林之教師。慈瑞全之丁郎。陸大肚之問路人。幾無一不佳。

期 統觀全劇。是劇之構造法。在舊劇中當居上選。如將其全部劇詞仿小說體句寫出。（將昨夜晚一段改做唱歌）豈非一篇新浪漫派之社會短篇小說耶。

夫一年紀衰邁之人。終日與幼女打魚江下。其人與世無爭可知。又何至動刀殺人全家。是其殺人者。誠非得已矣。蕭恩初出場。叔網時大形老態。及與二賢弟飲酒。始遇一問路者無禮

第

四

期

觀人閨秀。繼遇丁郎催打魚稅。二賢弟均動火。而蕭恩尚從旁解勸。可見老來人已不願惹事。及教師打上門來。爲正當之防禦。并擬搶個原告。訴之法律。亦決無殺人之心。及被責而歸。始覺法律僅爲保護富人者。官僚政治。亦只知與劣紳會同苛斂耳。然則蕭老英雄。豈平白受人打辱者。於是以一殺字解決之。快哉此殺。妙殺此殺。社會上不平之事而又無以解決者。惟此足以解決之也。

桂英之美。從問路人偷看寫出。蕭恩之技能。從捲毛虎一握寫出。蕭家之門。從清早起開柴扇一句寫出。大江黑夜。從父母擊掌丟運刀紙寫出。最妙者見了丁賊。叫女兒去罵。美哉此罵乎。

是劇寫社會寫得透切。寫父女間至情寫得真摯。搶原告被告責四十時。用暗場。減少場數。編排法亦佳。

蕭恩打扮。第一場係黃緊身。藍布背心。裹腿。布鞋。草帽。唱昨夜晚一段時。披一黃布衫。海上評劇者。謂宜穿半件黃布衫。將衫袖繫結于胸前。露一臂。并宜穿青布快靴。是惡虎村之丁三豹矣。非蕭恩也。

過北海子

二十六

定軍山補評

前評定軍山斬淵之前場。傳令所唱末句。微有筆誤。茲補錄全詞如左。

這一封呵書信來得正湊巧。助我黃忠成功勞。站立轅門把三軍叫。大小三軍聽根苗。頭通鼓。……戰飯燒。……二通鼓。……整戰袍。……三通鼓。……刀出鞘。……四通鼓。……把戰交。……就此與。……爺歸營號。……到明天(慶調)午時三刻……成功勞

凡……之處。或為胡琴過門。或耍腔也。(衡陽一雁按)

● 詩律 過北海子

百衲

小別期門歲月逾。每因魂夢到瓊洲。故知佛脚三幢地。難放詩肩兩擔愁。北去家山初念破。南來水調問歌頭。河狼近喜銷兵氣。欲為龍蛇覓一邱。

● 諷世 一個解放的女子

少芹

有一個玲瓏的小河邊岸。栽着許多的嫩樹。淡淡的清風。將那河裏的綠水。吹了灑灑的和美人眼睛一般。煞是好看。更兼有柳綠桃紅的風緻。繽紛兩岸。左面有青山遠對。就同睡着一樣光景。真是天然一幅畫圖。

停了一會兒工夫。在右面樹林叢中來了一個二十一二來歲的女子。滿臉帶着愁容。慢慢的走近河邊口。一步一步的就同爬山差不多。好容易走到一塊青石上。輕輕的坐下。低着頭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

原來這女子的風度。雖是十分體面。但他的裝束確很有點奇怪。我不妨將他的樣子。偷點工夫來描一描。他的頭。就和男子一樣。諸君可以不必教我再說。大約都曉得是沒有頭髮的女子了。他的衣裳。和別的女子沒有什麼大分別。不過裙下雙鈎。量起來。還不滿三寸。走起路來。一扭一捏的。彷彿是要被風吹倒一般。列位現在中國。雖然禁止纏足。已有多年。然而荒村僻壤。尙不能免這種惡習。這個女子頭上。沒有頭髮。腳確是金蓮三寸。諸君可疑一凝神。仔細想一想。這種怪形。可好看不好看呢。

閒話不提。再說那女子。坐在青石上。望着小河啼哭。停了一會。用一方香帕。拭了淚痕。無精打采的。慢慢的下了河坡。忽然又止了足步。彷彿有椿事情。在心裏躊躇一般。歇了一刻。纔自言自語道。天呀！天呀！我怎麼命薄到這般田地的呢。如今我也不怨別人。只是怪自己。我父母愛我如掌上之珠。我此番爲作。真對不起他老人家。試問我有何面目回家去呢。

·唉！今生罷了。說畢恨恨的望着青天。就想投河自盡。……忽然樹林裏面跑出一人。用盡氣力的喊道。休得輕生。休得輕生。那女子一嚇。便轉過頭來一看。那人早已三五個健步跑到河邊口。一手拉着自己衣裳。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個着西裝的美男子。（寫得很快）不看還罷了。只一看嚇得三魂少二魂。臉上顏色。由紅變白。由白又轉紅。雙手緊緊的抱着自己的頭。連一句話都不敢講。那美男子。不慌不忙的。慢慢的背着那女子到岸旁青草地上。教他坐下。自己也傍他身邊。輕輕安慰他道。蘭英。蘭英。有話可講。何必輕生。那女子的身子。只是顫顫的動。

列位。我到了這個辰光。也用小說家的慣技。將他兩人的歷史叙一叙了。原來這個少年。就是那女子的未婚夫。（奇絕）他兩口都是舊家庭的出身。從小的時候。就婚聘下來了。兩家往來如常。那女子并不迴避。後來那少年長到十五六歲。稍稍諳悉世界潮流。向父母要求到學堂裏讀書。偏生他父母允許了。莫看他的天資。非常敏慧。所讀的書。不消三五遍。就記得了。因此得師長十分喜愛。畢業之後。可巧招考留美學生。那少年便去投考。居然取了個第一的官費生。遂稟明父母。饒了許多的舌。才能鼓輪赴美。過了四年。畢業回國。得有碩士

的學位。有許多人要代他做媒。他都謝絕說道。我已經聘定妻室。此番回原籍。就將要正式結婚了。

那少年回家。拜見父母。父母見了兒子。由心眼裏笑嘻嘻的道。王露吾兒回來了。（姓名由父母嘴裏說出）那種天倫之樂。我也不必作此無謂的筆墨。單說王露。休息了好幾天。他父親將他叫到一間幽靜的房子裏說道。東鄰某家有個小姐。貌如花雪。學問藝術。樣樣擅長。有人爲你作伐。如得你的同意。幾天之內。我就爲你納來了。王露聽見這句話。吃了一驚。忙問道。難道秦家的蘭英小姐死掉不成。（那女子之姓在王露口中點出問得妙）王露的父親答道。死確不會死。但是死到也罷了。這樣比死掉還要難過。（答得也妙）王露見這樣光景。曉得一定話中有話。便問他的父親其中原由。

王露的父親。見他兒子。這種樣子。心裏很有點捨不得。便歎了一口氣道。唉！家門不幸。出了這個敗類。幸虧我王家的造化大。不會娶進門。……自從你留美之後。秦家就遷居上海。那蘭英賤畜生。竟染了流氣習。和一班爛污女朋友。天天看戲。日日打牌。後來遇着許多冒牌男學生。倡言女子解放。蘭英竟將頭髮剪去。和那些男子。站在一處竟分不出個雌雄。

第

四

期

來。這樁事可以不提。今年春天將家裏貴重物件。全行偷出。和一個家丁黃老二逃匿蘇州鄉裏。就連他的父母。也沒有法子想。好孩子。你可以不必再貪戀他罷。王露聽見他父親這席話。并不怨恨。（出乎意料之外）忙道。我中國女子。從前誤解自由。今日確誤解解放。（罵盡一班假時髦女子）自由的名詞。到還勉強可解。惟有解放二字。委實令人難釋。解放是用在牲畜身上的。此番女子解放。不啻將女子比做牲畜。居然那班女子。不但不反對。而且當做神聖一般看待。到了結局。都是身敗名裂。孩子此番畢業回國。立誓救一班沈淪苦海的女同胞。若要嘗試。非先從秦蘭英着手不可。（奇男子）王露的父親聽了問道。難道你還娶他不成。王露忙叩了兩個頭。說道。孩子去訪他。如能悔過。即踐前約。否則即沒有救了。王露的父親。見他兒子這樣癡情。又因自己只有一個兒子。也就含含糊糊的允許。（未完）

● 畫話 半蘭舊廬畫梅贅語

石予

余畫梅三十年。大小無慮六七千幅。雖云無所師承。而當弱冠時。曾得管先生快翁墨梅數幅。實開其端。先生語之曰。作畫不可拘擬畫稿。但取筆意可耳。異日成就。自有左右逢源之樂。雖寫千幅。構局無一本雷同者。若一一臨摹。便終身脫離稿子不得也。余生平頗守此宗

旨。則先生可謂我畫梅之師矣。

己酉秋日。跋快翁墨梅小幅云。管先生。晚號快翁。光緒丁亥。余年弱冠。與翁爲忘年交。明年。同試金陵。每誦余詩。未嘗不歎賞。又未嘗不勸止之。以有阻進取也。余深感之。常恨不用其言。翁善隸書。又工墨梅。七十後。不復作。余索之畫。一再投書激之。爲破例寫此。報詩有云。北海忘年早知我。東方善難竟移公。蓋紀實也。去年冬。攜至吳門裝之。張諸寓樓。晨夕相對。翁已前歿。而余亦四十加二矣。追懷舊事。忽忽如昨日。爰濡筆記之。己酉八月。

消 閒 月 刊

庚戌冬。與李君默書云。今日以四尺素紙。寫老梅縱橫。疚儂來觀云。蒼勁之氣。直駕城北公而上之。明日送去。畫梅請兵。又添一段藝林佳話。（按此事詳所作畫梅請兵歌附錄於下）平生喜寫梅。消閒無罣礙。一自索者衆。攢眉等償債。豈知衛桑梓。用作請兵畫。去年我鄉里。猝來眩篋輩。一夕劫九家。明火持軍械。官役四出捕。首從并就逮。衆供無異辭。渠魁抵死賴。遷延一歲餘。逍遙法網外。惡徒未予懲。盜風熾何怪。况復值隆冬。商民心咸戒。比聞農佃戶。又罹羣盜害。警告須預防。合詞請兵隊。周李二君偕。（周曙東李君默）晉謁林

第

四

期

統帶。(王廢基營)雖不見峻拒。亦未一諾慨。但云防汛多。勢難徧分派。稟商程撫軍。君等且請退。既出共躊躇。李君向余丐。道林雖武人。頗聞無俗態。臨池宗魯公。風雅殊可愛。書畫本一途。苔岑詎分界。盍寫老梅株。投贈爲紹介。或者氣誼親。不至有隔閼。聞言欣然從。磨硯墨充沛。濡筆卽揮灑。神來與古會。縱橫逼蒼勁。歷亂動芬翻。同一餽遺事。尙不涉曖昧。迅哉駐防兵。移撥五日內。閭閻得安枕。闔境咸稱快。同聲感林公。厚惠蒙賜賚。請兵情癡仙。藝林添佳話。其實細事耳。關係原不在。行政有權衡。余言自嗤嚮。

余詩畫均未精詣。本無足取。顧嗜痂者頗不乏人。大約情誼爲之牽引耳。偶檢友人來書。節錄數牘於後。讀之令余慚感交并也。金山高君吹萬書云。久仰丰儀。末由奉教。辱賜墨梅。並系佳什。撫讀之餘。感荷無既。昨日又由天梅處得見賜和瑤章。欽佩欽佩。弟鄉居枯寂。碌碌殊甚。性復疏慵。致稽作謝。抱歉奚如。弟等國學商兌會之舉。諒久見報端。倘荷不棄。惠然入會。並希時錫鴻文。藉匡不逮。增重斯會多矣。墨梅一幅。已付裝池。自顧才庸。愧無以答。但秋蛇春蚓。頗喜揮毫。稍緩。謹當有以圖報。臨穎神馳。不盡縷縷。吹萬名燮。天梅其猶子也。名旭。又書云。前者承賜手繪墨梅。久付裝池。未遑報答。曾作小詩四首

。登諸報端。諒已鑒及。頃偶臨池。書作短屏四條。卽以寄贈。敬乞兩正。吳日千集。近日所印。并奉一冊。兼寄素紙。尙欲求繪。希於暇時爲之。又書云。久未箋候。良念良念。前得先生印刷詩件。讀之神往。近有揭陽吳生來信。欲求轉懇先生畫梅花堂幅兩紙。其一賜欸龍友。其一賜欸屏之。卽吳生。爲澤庵之弟。亦商兌會中人也。又書云。相別一年。渴懷山積。每得先生來詩。神往意遠。便覺善氣迎人。弟有舍親顧怡生先生。畫梅三十餘年。六十老翁。虛懷殊甚。弟爲言閣下於顧先生。先生至爲傾慕。能乞一枝。俾爲轉贈否。倘得我公法繪。弟亦當求顧先生作梅爲報。亦歲寒中一段雅契也。又書云。兩次承寄佳什。讀之神往。安得如先生者。而樂數晨夕。我其終老是鄉矣。舍親顧先生。以近抱喪明之痛。前荷畫梅爲贈。未能作答。茲寄奉拙著傳略一首。卽顧先生誥嗣也。下月初。得偕松岑諸君。爲京師及昌平居庸等處之游。往返當近一月。奉懷小詩一章。求教正之。（詩錄下）緬溯無懷太古民。田家風味夢魂親。不才卻被先疇服。世外寒盟要此人。又書云。日前曾寄顧先生所繪墨梅。諒經收到。頃得大箸讀左繹誼八紙。當卽編入叢刊九集也。弟築閑山莊於秦山之後。略有亭廊花木之致。我公近游。他日不可不一至。弟常道先生人品。兒輩極所敬慕。尙遂瞻仰

第

四

期

。尤欣感耳。又書云。新建閑閑山莊落成。擬集友人中書畫名家。各求大條幅一紙。以增寒舍光。先生倘能爲我畫雪景梅花見贈。尤爲欣感。條幅紙附上。並尺頁二張。小兒欲求書畫各一。賜欸君介。小兒渴慕先生久矣。近私學作近游圖一首。雖無精意。亦見嚮往之忱。當命其錄塵左右。惟先生有以教誨之。叢選九集已出版。另封寄去。敝山莊倘能賜以大什。實爲榮幸。叢選九集中。有拙作閑閑山莊上梁文。閱之可見其梗概也。又書云。久不得公書。渴懷又積。小兒自奉佳章。欣快無既。茲命其謹撰謝函。另封塵覽。倘以爲可教。他日擬援陳國童子供郭林宗灑掃之例。當挈之以進謁大君子之前。附上窗心兩紙。敬求書畫各一。畫祈設色作紅梅。惟無厭之求。心滋不安耳。又書云。久別甚念。今歲又擬爲鄧尉游。復以松岑有事不果。深愧與梅花無緣。茲又寄上一紙。仍欲求先生畫之。聊補探梅不遂之憾。可笑之情。惟先生有以諒之。弟無福看梅而屢求先生畫梅。殆亦有緣耳。又書云。頃奉名畫。如聞妙香。再拜三嗅。欣喜欲狂矣。大稿亦到。當爲細讀。委書請遲旬日。頃將作當湖乍川之行。往返須一來復也。小兒珪。擬至松岑先生處受學。將於清明後到蘇。當令其走謁台端。一親道範。又書云。頃檢篋得一詩。係春間所作。報謝先生者。題爲有懷胡子石予。並謝畫

梅。是否已曾寄塵左右。弟善忘。不能憶及。姑補錄請政。言念古君子。吟廬號半蘭。別來三載久。報我一枝安。世亂文章治。山深天地寬。何時相把臂。十畝共盤桓。天梅書云。近游圖詩。由石子寄上。曾否察入記室。屢讀大句。精進無已。傾佩之至。公詩雅與杜陵爲近。天真樸實。老氣橫秋。令人增沈看之魄力。洵當代之良師也。弟年中得馮柳東先生楊柳岸曉風殘月圖手卷。頗稱快事。公不可無一詞以寵之。特行馳上素箋。望賜大句。又云。弟思得先生繪梅一枝。未知日來畫興若何。附上素紙。祈速藻爲盼。天梅又號鈍劍。亦稱劍公。寶山袁君叔畬將東渡。寄素紙四幅。索畫云。東渡有期。欲得公畫。以鎮海濤。以輝島壁。希洛疏冷之性。公所素知。雖謂爲寫照可也。擬趕付海上裝池家。敢乞撥冗爲之。余題詩云。薄陽烘雪雪未消。北風三日猶怒號。喜君壯志陵碧霄。國內奔走數萬里。重踏海濤雙足底。臨別寄我素張紙。索我揮寫墨梅花。欲壯行色游天涯。落筆自忘非畫家。將君比梅同骨相。愛國心長花無恙。海雲茫茫日在望。

● 記筆 酒痕春綠館酒痕

補行合卷禮

眠雲

酒痕春綠館酒痕

三十五

第

四

期

新會梁生如玉。有潔癖。年三十。未娶。文名噪遐邇。好潔之名。且駕其前焉。尤奇者。見女子修容飾貌。粉白黛綠。輒不屑一盼。人問之。則以爲汙孰甚焉。恆避之若浼。弱冠游庠。議親者。皆宦家巨室。雖高才詠絮。絕艷羞花。均婉詞謝絕之。父母深以爲憂。勸諭之言。盈萬累億。親戚朋友。明諫婉諍。率不能動。及壯。人皆知其立志堅決。無復有費詞爲作蹇修者。父母年近六旬。家本世族。處境亦豐裕。所生止一子。抱此缺憾。無法轉圜。亦遂委之天命。於是老夫婦恆出游名山叢林。廣爲布施。以冀後福。一日。在某寺修佛事。寺有老僧。年八十餘。退院久矣。忽出見梁夫婦。謂之曰。老僧能知人心事。苟有不易解決者。能借佛法斡旋。梁夫婦異之。以其子好潔不娶告。且言切望抱孫。又祖宗血食爲重。願師大發慈悲。設法挽回之。則雖重裝五百羅漢金身。亦所願焉。僧曰。是不難。令郎自有良緣。某縣東鄉某村某田家。有女名阿鳳。年十六矣。未字人。君夫婦速歸。以厚贖買爲婢。彼貧苦。必願之。令郎今冬將病。病且經年。顧不害。令此女侍奉之。俟病愈後。必有好消息也。但不須裝飾。且令樸素清潔。勿犯令郎之忌可也。如其言訪之。某田家。果有女名阿鳳。姿首雖不惡。然鄉村樵魯之氣。自不能免。梁夫婦卽託人贖歸。納之已房。乘間問其子如玉

曰。阿鳳好否。惜不識字。兒肯教之乎。如玉曰。教之亦可。但勿令入我書室。我自來母房也。女頗慧敏。日讀數十字。且能領會講解。父母以僧言。愛女視之。不令任僕婢役。如玉亦常常稱阿鳳之慧。父母喜。既而如玉果病。母則語之曰。兒病。醫者謂不能速愈。須靜養。阿鳳細心。可令侍疾。兒以爲何如。如玉曰。良佳。兒心緒稍舒時。仍可教之讀書。以爲消遣地。殊勝沉悶一室也。父母益喜。密囑阿鳳須小心侍奉。勿觸其怒。鳳唯唯。如是半年餘。如玉病已愈。教阿鳳讀不輟。阿鳳朝入暮出。他親友來問疾者。鳳亦不避。問疾者退。多竊竊私議。亦有爲梁夫婦慶者。既而如玉病全愈。體加健。一日。父母設盛席。宴如玉。命阿鳳侍酒。酒半。父母謂如玉曰。今日兒知我兩人之意乎。欲有所商於兒。兒能勉從乎。如玉意亦知之。因曰。惟父母之命。兒不敢不從。決不如從前之固執。以爲父母憂也。於是父母大喜曰。祖宗有靈。今夕良辰。卽以阿鳳納諸兒房也。如玉卽起立謝曰。敬聽堂上之命。願視阿鳳。俯首含羞。如玉復曰。余向視女子爲不潔之物。今與阿鳳相處久。但覺其可愛。無復有絲毫不適余懷之處。不知何故。且其曲意侍我疾。無微不至。固可感也。父母曰。此我佛如來爲冰上人。實有不可思議者在。是夕宴罷。如玉遂以阿鳳爲妾。明日。里中諺傳

此事。說親者又復接踵至。如玉仍請父母一一謝絕之。一年後。生子。至子晬周。大開賓筵。如玉與阿鳳補行合卺禮。邇外舅姑至其家。老僧所謂良緣。至是益驗矣。

洙涇魯烈婦

魯烈婦。本姓張。其父爲魯氏養子。有魯屏者。乞爲女。及長妻其子祥。家洙涇之西市。距萬安橋不數武。洙涇當江浙襟喉。商舟絡繹。羣妓環處其間。祥母沈。故娼也。與祥逼婦爲倡。不可。屢加捶撻。或減其衣食。積久。志益堅。終不能奪。烈婦志必死。預告其父母曰。壻家以貧致此。兒將死。兒死命也。慎毋抵壻於罪。一日。祥母憤欲刳之。烈婦知不免。遂紉襟裾。潛啟後戶。躍急湍而死。里人初求其屍不得。越八日。乃獲於秀州塘。顏色不變。裙斂完整。觀者如堵。咸驚爲神異。有泣下者。皆願營其墓。立祠以祀之。郡守龔公。親爲文勒石墓上。休陽汪柯亭(文柏)先生有魯烈婦詩云。彤管誌孤貞。其事難枚舉。從客自引決。半屬市糶估。奇哉不辱身。乃有青樓女。端莊本性成。目不窺廊廡。父曾作螟蛉。誤配歸於魯。食貧良自甘。粗糲度寒暑。詎意茲里中。摩登伽所聚。目挑復心招。不識機與杼。夫獸姑益惡。迫之倚門戶。婦意不可迴。日夕加箠楚。自知無生理。私語媪及父。我死憐夫貧。

。切莫拘園土。茹荼三載餘。姑怒如虓虎。密紉身上衣。潛投急流處。屍浮秀州塘。八日猶不腐。閭閻競聚觀。歎歎不知數。村嫗亦何知。登墓時懷精。異事須表揚。僉謀達官府。豐碑七尺高。卓立河之澚。嗚呼此奇節。古今未易覩。如彼渭與涇。分流各歸渚。亦如青蓮花。淤泥中自吐。以此勵澆風。名教庶有補。



社會小說 社會底罪惡

綺緣

安樂鎮。本來是一個好地方。人家也有好幾千戶。并且很是太平。從來不大有盜賊等光顧。正同上古時候底路不拾遺。說來也差不多。因此有些富戶。怕人家算計。都情願搬到那地方去住了。不料到了去年。反大大不安樂起來。却是出着一個極兇惡底強盜了。他只得一個人。并不用夥伴。手腕却神出鬼沒的。使得人家不容易捉摸。平時很會利用化妝術來行劫。人家總瞧不出他底真面目來。便是立在對面。也再不知道是強盜呢。所以一天一天底勢力膨脹起來。做了無數傷人越貨底要緊案子。那地方雖說是鎮市。却同城裏相離不遠。交通又很方便。一時到那裏去追查。所以合鎮都起了極大底恐慌。去請了一排兵來。叫他們偵緝。那些東西。原都是飯桶。又有什麼作用。忙了一回。強盜沒有拿着。只捉了鄉下人幾隻雞吃。反說

第

四

期

我們只會拿明火執仗底強盜。這個只可算是小賊。沒有法兒可想。原要你們自己去捉的。鎮上底人無可如何。就把那一排兵留下。藉此彈壓。無奈那強盜却是不怕很的。雖然兵士天天荷槍實彈。跑來跑去的巡查。他却仍舊出現。不多幾天。又出了許多案子。大約他總是改了裝。同人家混在一起。想法兒把人家弄死。錢自然就到手了。或者看見人家在僻靜些底地方走路。他便飛也似的出來。一手槍把人打死。尋常強盜用底利器。總不過是單刀鐵尺。他獨有了手槍。怎麼會不利害呢。只是也有一樣好處。他所打死底人。大約家裏總有些產業。並且爲人很是刻薄的。至於窮人。却從不傷害半個。有時候反往往在田中拾着些銀元。都是他故意遺留下來的。人家還有念着他好處的呢。這樣的鬧上好幾個月。仍舊沒有什麼結果。有一天聽說是強盜已經捉住了。大家都高興非凡。爭着要去瞧瞧。強盜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心裏都以爲一定是怪可怕的。不料跑去看時。強盜已經綁在一塊空地上。圍着看底人。足有幾千。一排兵士。還很得意的。舉着槍緊緊對着強盜。怕他逃走。其實強盜還是自己跑來的。並不是他們底功勞。不過強盜底樣子。可同衆人底理想完全不同。確是很文弱的。委實真不像會殺人放火。心裏很疑惑他是假的。就有人忠告他道。朋友。這個不能玩的。既是強盜

。就不免要槍斃。我瞧你這個神情。不像是幹沒本錢營生的。你別是患着神經病。來開玩笑的麼。那時還有人已經認出他就是從前教書底王先生了。暗暗奇怪道。讀書人怎麼也會幹這些事的。真是害了失心瘋了。然而嘴裏恰不敢露出一些聲息。怕人家說他是強盜底同黨呢。亂了一回。強盜定了定神。正顏厲色底高聲說道。你們不用忙。我並不有神經病。從前是教書的。現在却確是個兇惡底強盜。並不要抵賴。現在不妨把做强盜底緣故講明白了。我原是活得膩煩。還怕什麼槍斃呢。這時大家都很沈靜的要聽着他講下文。他停了一回。纔繼續道。我從小不是讀書的麼。從這上面就苦苦的把我害了。後來年紀大些。出了書房。沒有事業可做。只好當個教書匠。坐冷板凳度日。以前還勉強可敷衍。等到有了學堂。人家有子弟的。都不愿意再叫他讀着死書。慢慢地都送到那裏面去了。我一年中賺底車修。還不夠家中三個月底用度。一日開門七件事。又那一件是可以省得了的。支持不下。免不得向人家借貸。人家以前還敬重我是個教書先生。現在聽得說要借錢。就把臉放下了。非但不肯。背地裏總得罵幾句沒出息底窮酸。將來怕還要沿門托鉢呢。我那時心裏好不難過。要出去碰碰機會。恰又認識底人不多。沒有面子。怎得尋着飯碗。目下奴僕去幫人家做事。還差不多要找上幾

第

四

期

封薦信呢。并且我越是窮。人家越是瞧不起我。漸漸的連剩下底幾個學生也走盡了。這可叫我怎樣度日呢。有幾家親眷。從前我寬裕底時候。也會經有錢相通。幫過幾次底忙。這時節也不記得了。問他借錢總推說沒有力量。有時并要奚落幾句。到得後來。大家差不多都把我當惡魔看待。望見影兒已經遠遠的避開了。咳。可憐我自問行爲上沒有什麼歹處。就是目下失業。也不是我懶惰底原故。仍舊是社會上害我的。哼哼。這地方名雖叫做安樂村。實在却只可以喚做魔鬼窟呢。社會上既然這樣的逼迫我。我也只得把他當仇敵看待了。就從那時候起。把良心攆掉。專檢那不合人道底事來做。第一步把傢伙零星變賣。到外埠去。買了一支手槍。和幾百顆子彈。專在家裏練習射擊底方法。便是化妝和蹤跳飛跑等種種學問。也很是注意的。好得那時候母親也死了。妻子也恨我窮。久已改嫁。我底小家庭。完全消滅。隨便做什麼事。都沒人干預。倒也爽快。自己一個人。便是餓上幾天也不要緊。這樣子過了幾個月。那幾種技藝。都有些把握了。就悄悄的趁着黑夜裏出去實行試驗了一回。是刺殺一個著名底富翁。成績頗好。就是這鎮上第一次發生底命案。我爲什麼。專同富人做對呢。因爲金錢同良心這兩件東西底消長。恰是個反比例。錢一多。良心就失掉了。所以要講着仁義道德

。是決賺不到錢。有錢底人。是再不會有良心的。我喜歡殺富人。就是爲這緣故。從那一次事成之後。膽更大了。夜裏跑出去劫殺。是不必說。便是白天也每每化妝出去。趁人家不備。就賞他一顆彈丸。把錢都抄了出來。日積月累。數目也就不少。倘是全留在家裏。也就可以從此做個富翁。無奈我底希望。并不在這上面。好在世間底困苦。我久已嘗够。廻想起來。無一不是味同嚼蠟。便做着富翁。又有什麼道理呢。因此決意繼續進行。等得案子做得多了。地方上加意偵緝。我却獨自躲在破屋裏好笑。每天把劫來底錢。捆在一起。沉入水底。免得他再出世害人。這個便是我第一個心願了。到了今天。我忽然覺悟了。廻想自家底罪惡。也是很重的。再活在世上。糊糊塗塗的過日子。還有什麼滋味。所以決計不勞他們再忙亂。就自己投到這裏來了。好在我底談話也告終了。隨你們大家怎麼辦罷。衆人聽了。也有可憐他的。也有怒罵他的。登然把他解進城去。那當然要判處死刑的了。我却以爲他當初也是好的一個人。弄到這種地步。却完全是社會底罪惡呢。

(完)

● 隨 錄 古 人 奇 號 志

逸梅

書 樓 宋韋旻閉門力學。衆以書樓目之。又唐李孫有書萬卷。世號李書樓。

尹 驢 清尹小莖工畫驢。人以尹驢呼之。

程 虎 南北程文季從吳明徹伐齊。齊軍憚之。號爲程虎。

神 君 晉喬元達以德行著。人號神君。

瓶 隱 宋申屠有涯携盜瓶渡舟。飲醉大吐。衆逐之。忽跳入瓶中不見。時號瓶隱。

王夜叉 宋王德執金人姚太師獻於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時遂呼德爲夜叉。

獨擊鸞 宋王素彈劾權貴。人目謂獨擊鸞。

蒼頭公 宋沈慶之常戴狐帽。蠻人畏之。號蒼頭公。

殿上虎 宋劉安世面折廷諫。人目之曰殿上虎。

木榴子 宋林幹居木榴山。因號木榴子。

蓮花幕 南北蕭沔與檢書曰。庾景行若綠水芙蓉。何其麗也。時人號稱蓮花幕。

劉大刀 明劉綎人目爲劉大刀。

鐵猛戰 南北蔡佑與齊神武戰。著明光鐵鎧。所向無敵。齊人咸曰。此鐵猛戰也。

陳三更 宋陳議爲三司。董儼爲樞副。皆同年生。旦夕會飲。夜歸。金吾候馬首聲曙。諺曰。陳三更。董半夜。

經史笥 南北許懋爲國子博士。號爲經史笥。

王木鐸 宋王汲嘗作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賦。士以爲矜式。因呼王木鐸。

有脚陽春 唐宋瓊愛惜民物。人號有脚陽春。

三紅秀才 宋應子和有句云。兩岸夕陽紅。蠟炬短燒紅。風過落花紅。因稱三紅秀才。

八磚學士 唐程比干廳事有花磚。冬至後。以日影及八磚。爲入直之候。程性懶。日過八磚乃至。號八磚學士。

席上才子 宋維尙友詩詞卽席而成。因目爲席上才子。

黑漆書廚 宋張大中百氏羣經。一覽不忘。故人目之黑漆書廚。

披褐先生 晉臧榮緒隱居授徒。學者稱爲披褐先生。

孝神皇帝 晉董縉自稱孝神皇帝。庾條討平之。

白臘明經 宋董方九舉不第。號白臘明經。時以張鷟青錢學士爲對。

清白宰相 宋杜衍慶歷中爲相。革時弊。修紀綱。抑絕僥倖。時號清白宰相。

斯文主將 晉羊叔子輕裘緩帶。人稱斯文主將。

腰鼓兄弟 南北沈沖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腰鼓兄弟。

● 詞話 小梅花館詞話

冷芳

周介存詞辨。所選甚嚴。謂閨秀詞惟李清照最優。究苦無骨。存一篇。尤清出者。按詞辨以一卷爲正。起溫飛卿。二卷爲變。起南唐李後主。清照浣溪沙詞。列一卷之末。則固視以爲優也。詞錄於下。髻子傷春嬾更梳。晚風庭院落梅初。淡雲來往月疏疏。玉鴨熏鑪閑瑞腦。珠櫻斗帳掩流蘇。通犀還解辟寒無。

聞松陵金女士眉長。初嫁後。夫婿卽遠出。因誦溫飛卿夢江南詞而感之。和至百闕。其集卽名夢江南詞稿。惜余尙未之見。女士固深於情而富於才者。按溫詞含情不露。自足移人。詞云。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

古來雄俊非常之士。建大業於當世者。大約都有夙根。東坡所謂其生也有自來是也。若夫女子之聰明絕世者。亦何獨不然。兩浙輶軒錄云。張槎雲名昊。孝廉步青之長女也。孝廉苦貧

。以授經餬口四方。母陳氏。僅以女工課之。而槎雲喜讀書。覽典籍。輒通其文理。所著詩詞皆工。從兄祖望偶見槎雲詩。有殘風殘雪段橋邊之句。悄然歎曰。是妹必以詩傳。但福薄耳。年十九。歸胡生文滄。倡和極諧。後步青赴春官試。卒於京師。訃音至。槎雲痛悼欲絕。有孤山何太苦變作我親邱之句。讀者憐之。踰年。槎雲方晨起。與文滄論詩。語及關盼盼絕句。曰。詩至此。得無傳乎。既而曉裝畢。整衣臨窗。徘徊久之。凝眺雲際。忽曰。吾腸斷矣。侍兒扶至床。目已瞑。先是槎雲夢白鶴振翅於庭。作人言。謂槎雲曰。盍乘吾以歸乎。若夫婦七年之緣已盡矣。槎雲跨鶴背。憑空而起。有若神仙。及卒。人始知爲兆云。按林下詞選有槎雲虞美人詞云。楓林昨夜多風雨。籬菊欲新露。疏枝無力倚西風。這是斷腸花瘦與人同。憑欄無語心何已。又見吟蟲起。今年何事忽多愁。怪底淒淒風雨暗層樓。槎雲錢唐人。

衆香詞載江陰一名家女。作迴文體。填菩薩蠻云。鏡開羞學新妝靚。靚妝新學羞開鏡。離別怕遲歸。歸遲怕別離。綠痕螺黛促。促黛螺痕綠。千萬約來年。年來約萬千。女子姓氏未詳。文才敏妙。篇什甚富。爲宦室婦。外君戒其吟詠。故不以姓氏傳。又錄少平遊一闕云。斜

風捲水。平蕪吹側。波面細於絲。楊柳煙中。蓼花影裡。密樹度雲遲。藤床八尺龍鬚席。臥聽晚蟬嘶。携卻楸枰。沈吟應劫。拋局數殘碁。有如此才華。而禁其弄翰。女子無才便是福一語。毒人酷哉。



偵探小說 **精神病** (東方福爾摩斯探案)

小青

時交初夏。氣候已漸臻炎熱。某日晨興。值陰雨。空氣乃益覺沉鬱。余餐罷無聊。讀報自遣。余友霍桑則方傍窗斜臥藤椅中。一手執煙斗。一手持蒲扇。疾揮不停。室中雖備電扇。余友獨舍而弗用。熱則取蒲扇自扇。似初不願節其腕力。余詰之。則曰。人之肢體。宜有適當之運動。過勞則憊。過逸亦弛。當此閒居。百體均呈惰象。我又安敢並此區區而不爲。以自弛我體乎。余無可辯。則笑頷之。蓋霍桑每多特殊之見解。奇論妙語。往往使人無可置詞。此特其一斑耳。

時余讀報可半小時。忽覺頭涔涔刺痛。因輟讀。引目外觀。霍桑忽含笑謂余曰。包朗。汝覺頭痛乎。然值茲沉悶之時。奈何竟勤於讀報。余曰。非勤讀。藉以排遣也。霍曰。排遣之道夥矣。何必讀報。我姑問汝。汝所紀之「孤女劫」續稿。已成若干矣。余曰。僅六章耳。然其

第一卷出版已一星期。顧未知銷數如何。霍桑曰。吾意必佳。特汝此篇著筆過於沉痛。描寫彼女之慘狀。形容盡致。此固汝筆力之進境。特未免令讀者悵悵無歡耳。余曰。吾但略加渲染。初亦未背悖事實。蓋文不厭曲。其境愈悲。而後一入圓滿之境。斯愈覺其可樂。君云然否。霍笑曰。君以修詞學眼光論此。吾固無說。特……語至此。施桂忽入報客至。霍桑立仰起。受視其刺。自言曰。「孫晉祿。」斯何人。我乃不之識。余曰。吾意殆求教者。盍引入此。霍頷首。施桂遂趨出肅客。

客貌魁梧。服麗都。年事可四十許。望其狀。類上流社會中人。既相見。突曰。先生殆卽東方福爾摩斯乎。余友大奇訝。答曰。下走名霍桑。客所稱者。殆外界謠我之渾號。今果何事見教者。孫點首曰。是矣。吾來此。卽欲懇先生爲我追回吾姪女耳。言已。目灼灼直注霍桑面。似精神已錯亂者。霍曰。君姪女亡乎。孫曰。誠然。誠然。吾姪女亡矣。霍曰。以何時亡者。孫曰。今晨。約兩小時前也。霍曰。然則亡去當不遠。追之或易及。孫曰。不遠乎。吾甚願如是。霍訝曰。此語何謂。孫曰。無他。吾則意彼已遞入冥空。正不易追尋也。霍聆此。似深怪客言之突兀。以目睨余。余點首報之。霍又曰。吾味客言。若於君姪女之亡。頗

第

四

期

知底蘊。故遂謂不易追尋。然乎。孫曰。吾初未知。然此中緣由。先生則必知之。霍詫曰。奇矣。我何由知此。客忽曰。吾姪之亡。先生實爲主因。吾故度先生必知。此語出。霍乘遽驚異起立。余亦大駭。因攜言曰。客殆病矣。吾等與君姪女無半面緣。奈何誣人。孫曰。吾非誣人。須知吾姪女之亡。非亡肉體。乃亡其精神耳。霍聆此。始恍然大悟。余亦釋然。因思客必以憂悸之故。神思昏慣。乃始有此恹恍之言。霍桑乃曰。君姪女既喪失精神。法宜延醫診治。吾業偵探。初何能爲力。客曰。吾嘗延醫矣。顧醫士言此病因先生而起。非得先生之助不爲功。霍曰。此又何指。吾滋莫名其妙。孫晉祿曰。無他。醫士言病之來由。得諸先生之東方福爾摩斯小說中。故救治之責。實舍先生莫屬也。霍乃張目視余。駭曰。包朗。今汝果惹禍矣。余亦驚怪曰。有是哉。誠奇聞矣。霍旋曰。然則試語其詳。君姪女年幾何。所讀者何書。現狀又若何。孫晉祿曰。吾姪女已十八。才肄業於女子師範。平時喜讀言情小說。今則方閱先生之東方探案。書名爲何。吾初未留意。然此書彼已讀數過。今晨又復取閱。閱畢。忽喃喃自語曰。「慧珠可憐。慧珠可憐。」吾禁之不聽。呼之不應。始知彼已病矣。霍桑聞言。沉吟有頃。忽曰。客既需我。吾卽隨客一行何如。孫喜曰。甚佳。然以先生度之。

果能追回吾姪女已失之精神否。霍曰。此固難言。今但能盡吾力爲之耳。言已又顧余曰。包朗。汝筆入神。乃動人如是。吾則爲汝累矣。

霍桑既隨客出。吾則獨留寓中。因默想世界之大。真無奇不有。夫以讀書而喪失神志。向者僅目爲小說中之寓言。今不圖竟見諸事實。然霍桑於此。能否奏效。殊未可必。蓋以偵探家而代醫士之職。吾雖深信彼爲人幹練。於此則亦不敢期以必成。顧彼今已允承之矣。成固可喜。敗又如何。萬一無效。則前途事業。不亦將蒙其影響耶。余思至此。方寸惴惴。莫能自己。心煩氣急。乃益熱不可耐。約兩小時。霍桑忽翩然來歸。衣帽既卸。復取蒲扇疾揮之。余急詢曰。事何如。彼女已蘇醒否。霍且揮且應曰。醒之矣。余大喜。躍起曰。確乎。霍曰。孰則與汝戲言者。彼今方服藥安眠也。余曰。然則奇矣。君又以何術醒之哉。霍曰。吾但作三語。彼卽豁然蘇醒矣。余曰。君洵神乎其技矣。願詳情若何。願趣爲我述之。吾殊不能更耐。霍微笑曰。君姑少安。容徐徐言之。君亦當諒我奔走勞碌也。

頃之。霍桑卸菸於口。一手則仍揮扇不停。徐言曰。包朗。吾今日所作。已出乎吾所操之業。實破題兒第一遭也。蓋彼女病在神經。實醫家分內事。以吾爲之。殊覺弗稱。然吾初旣允

第

四

期

諾。卽亦以醫者自視。至女家。聞女室在偏西之高樓中。口中所言。仍「慧珠可憐」四字。吾因擇一樓下之寬室。令速加潔治。引女入其中。室中窗戶洞敞。然禁人闖入或窺視。女既下。先使人以冰水一杯進。復以冰置女額。約五分鐘。去冰。屏他人。吾乃突然入。女斗見生人。遽斂神仰視。吾卽緩步而前。出名刺示之。女視刺。似有所悟。旋忽自榻上起立。吾卽低聲語之曰。「國貞。汝須知慧珠之結局。終得圓滿。而汝與表兄守瑾之婚約。亦已圓滿矣。汝今當樂也」。此三語既畢。女亦噉然失聲。知覺復矣。余間言曰。卽此三語。竟能喚回其已失之知覺。殆真含有非常之魔力者。然表兄云云。君又何由知此。霍桑曰。吾蓋詢諸晉祿而得者。因思女之失神。雖因憐慧珠處境之窮陋悲慘。或遂動其情緒。然使無同樣之情境。則同情之心。亦未必如是深切。及詢晉祿。果有其甥守瑾乞婚事。蓋女屬意守瑾。而晉祿則拒不之許。論其情勢。正復與（孤女劫）中之慧珠類似。因此女悲人自悲。遂至失其知覺也。余點首曰。此亦君精細過人。乃能著想及此。然君所云云。殆以權宜之故。姑嚮言給之耶。霍達曰。否。吾已爲晉祿陳述利害。得其允諾。蓋守瑾固亦一有志少年。但家計略寒微已耳。余鼓掌曰。善哉。君不但治其精神。抑且玉成其事。彌彼缺憾。洵良醫哉。霍桑笑曰。

君亦以醫者目我耶。甚善。我姑爲君談醫何如。彼女之症。以常醫視之。僅謂屬於心理。實則亦兼關生理。若使偏治其心。勢亦不能見效。蓋際此沉悶鬱熱之天氣。女室又居偏西。空氣既濁。又復心有所思。內外交迫。神經安得不替。但觀汝頃茲讀報未久。卽覺頭腦眩暈。甯非明證。願頃汝聆吾述處治之法。但讚我三語之神奇。初不及吾佈置之適當。則君於醫道。固亦門外漢也。余笑曰。吾固門外漢。然君精敏如是。他日苟弗治偵探。則亦可懸壺濟世矣。霍桑曰。醫術固吾所好。然吾之好此。初未有問世之心。須知彼西方福爾摩斯。雖業偵探而醫理湛深。有非專家可及。今以吾擬之。直猶小巫見大巫矣。余曰。君勿太撝謙。以君之才。西方東方。何復多讓。霍桑忽正色曰。妄哉。包朗。汝稱譽不倫。直辱吾耳。今聽吾言。（孤女刼續稿。宜從速殺青。俾讀者早得圓滿之印象。弗常抱缺憾。且汝後此著筆。亦勿太恣縱。須知吾不願再爲汝作無謂之奔波也。語畢。引目注窗外。舉斗吸菸。復疾力揮扇不已。）

● 記筆 息廬隨筆

天·廬·

男女服妝。有古時僅屬於女。而今則兼用之男者。亦有古時男女並用。而今僅屬之女者。如

第

四

期

簪花之見於詩歌。難以枚舉。王昌齡茱萸插鬢花宜壽。杜牧之菊花須插滿頭歸。東坡吉祥賞牡丹詩。年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黃山谷詞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陸放翁詩兒童共送先生醉。折得黃花插滿頭。姜夔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頭冠樣樣新。惟有至尊渾不帶。盡分春色賜羣臣。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先自景靈回。不知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楊誠齋賜花新剪茜香羅。簪遍烏紗未覺多。花重紗輕人更老。抬頭不起奈春何。金趙秉文人老易悲花易落。東風休近鬢邊吹。元遺山鬢毛不屬秋風管。更插繁枝插帽簷。元人黃師泰忽見艸間長十八。衆人分插帽簷前。黃庚插花歸去蜂隨帽。凡唐宋以迄元代。男子之俗尚簪花。厥有明徵。明時迎春監生。當代爲簪花。亦見記乘。前清科舉時代。殿試傳臚日。一甲三人。出東長安門遊街。順天府丞。例設宴於東長安門外。簪以金花。生員釋菜。亦得簪花。蓋皆沿古制也。今人見西俗男子。胸紐或簪花朵。間有仿而簪之。然簪者與見者。皆不知此固吾數百年前流風遺俗。抑亦慎矣。

俗諺誑人曰黃六。詈人曰王八。蓋一言黃巢兄弟六人。巢行第六而多詐。故詐騙人者。謂之黃六。一云後五代王建行八。素無賴。盜馭馬。販私鹽。故人詈曰王八賊。或以王八爲忘八

者。其義與此說不同。

婦人以金銀爲戒指。其來已久。古者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鎖。當御者着左。既御者着右。又婦人月經與娠則帶。否則去之。今人常帶在手。既昧戒止之義。甚至男子而亦帶之。若爲飾手之物。尤可怪也。



商戰 小說 瞎五爺

楓隱

余。唯亭鎮人也。鎮在蘇郡東三十六里。南有沙湖。北有陽澄湖。兩湖所產魚蝦蚌蛤之屬甚富。近湖之地。土質肥沃。農產亦饒。附鎮村氓。佃漁而外。兼業織夏布及紗緞機。織成。則資往鎮中售之。鎮中亦有專設莊肆。以收此項織品者。余嘗有句云。抱布貿絲餘舊俗。紅糲白稻富新儲。紀其實也。鎮中居民。約三百餘戶。人煙稠密。貿易繁盛。洵婁門以東之第一巨鎮也。鎮東北有土阜。一相傳爲春秋時吳王夷昧墓。故名夷陵。後遂訛爲唯亭。鎮之命名。卽本此耳。

余家既世居唯亭。後雖遷居郡城。然親友家之居於唯亭者。仍非少數。余幼時每見唯亭諸父老至余家訪先君子。茶餘酒後。相與談唯亭故事。余聞之。頗覺津津有味。樂而忘倦。而其

中有瞎五爺一事。尤類小說家言。特追述之。以博閱者一笑。

瞎五爺者。忘其名。但知其姓沈。因其行五。又一目眇。故名瞎五爺。沈姓本唯亭望族。至瞎五爺。家已中落。五爺父沒。諸子析產。五爺僅得薄田半頃。時農產物價值甚賤。田租所入穀。糶之。得錢無幾。五爺乃節衣縮食。以其贏餘。習爲買遷事。顧五爺之居積經商。每有幸運。晚年遂至鉅富。

瞎五爺性騷。嘗於七月中販葵扇無數。人皆謂秋涼已至。恐無銷路。顧是年秋熱甚長。至九月中。尚汗出如蒸。而瞎五爺所販扇。售之竟獲利市三倍。又嘗於正月中。以賤值進氈帽若干。老於經商者。亦謂爲時已過。恐難售脫。乃是年春寒特甚。於是瞎五爺之氈帽。亦得贏利無算。

鎮有黃甲者。家本鉅富。因羨瞎五爺之居積起家也。欲效之。顧黃之幸運。適與瞎五爺成一反比例。於是同一操奇計贏。黃則着着失敗。沈則事事如意。沈之家日以富。黃之家日以落。最後黃乃欲作背城借一之舉。盡貨其產。得現銀數千。造沈之廬而請曰。某與君同習爲商。乃君則以商富。某則因商貧。大約由某不喜營運所致耳。今而後君如販貨出外。某請附驥

而行。庶幾得沾餘潤。瞎五爺諾之。未幾。同運布至漢口。尙稱順利。逮貨既售罄。欲販一物回蘇。忽見有糖商積糖數百包。因夥伴中途猝斃。急欲售去。以便歸家。二人乃以賤值得之。既至鎮。二人平分其糖。貯于兩家廳事。以待出售。無何。臺灣朱一貴揭竿起事。臺地本產糖。亂事既熾。交通遂阻。糖價乃大翔貴。五爺卽急以所存糖售之。大獲厚利。而黃甲則貪心不足。以爲臺既被兵。糖必日貴。吾苟稍俟數日。得利必更鉅。於是雖有糖行來問價者。黃堅不肯售。不謂一貴起事纔七日。卽爲關督滿保所平。道路旣通。糖價卽低落。至是黃遂懊喪不已。久之。天漸熱。所積之糖。被熱而融。糖水流階礎殆遍。而價又日賤。不得已售之。竟大遭折閱。

瞎五爺嘗經商至滬上。滬上有一醃魚行。因欲歇閉。貶價以售存貨。五爺乃悉數買之。旣歸家。亦以魚儲廳事。閱數日。醃魚之奇臭外發。家人皆掩鼻而過。羣罵五爺獸發。一日。五爺之妻。偶取魚一尾。烹之以充中膳。忽於魚腹中得一物。堅硬如鐵。洗而視之。則燦燦者乃足赤標金也。喜而以示五爺。乃悉取他魚。剖其腹視之。竟得金無算。蓋是時海盜出沒於海上。行李咸有戒心。有一商人。售貨得價。恐歸途舟載現銀。致盜覬覦心。乃悉以銀易金

第 期

。置之鹹魚腹中。泛海而歸。以爲盜必不劫鹹魚船也。孰知行至中途。仍罹於難。客及舟子。皆爲盜所戕。盜遂以魚售于滬行。行中以售之沈。其金乃爲沈所得。沈旣得魚腹金。其富遂雄霸一鎮。至今沈氏每逢新正月初四接財神日。必以鹹魚祀神。蓋猶遵五爺遺訓。不忘財之所自來耳。

四

瞎五爺旣富。其族兄某。祖父嘗設典肆於鎮。至某時。因揮霍過度。肆中連年虧蝕。有時賞本周轉不靈。竟至停止質物數日。俟積有資本。再行受質。遠近同業。皆傳爲笑柄。久之。益覺難以支撐。因欲將肆盤于五爺。而又恐不能得善價也。乃于牆隅暗隙。悉傾燒酒。以火燃之。囑人導五爺入室。見藍碧之光。發於地上。導者指示五爺。謂其下必有藏銀。五爺信之。及聞族兄出盤其肆。大喜。卽以鉅價承盤。並其屋買之。旣入。卽發地窮搜。果得藏銀巨萬。族兄聞之。亦無如之何也。

五爺將死。其門口設有成衣肆成衣匠某。忽見無數白燕。自內飛出。其疾如梭。因急以裁衣之尺。擊落其一。逼而視之。則非燕也。乃一元絲銀錠也。方深驚訝間。忽哭聲自內起。乃知五爺旣沒。蓋五爺本財神託生。今將生天。故守藏之神。挾其財以俱去耳。

以上皆唯享父老所述瞎五爺事也。其語多怪誕不經。類齊東野人之言。不足深信。乃今年夏。余忽遇瞎五爺之孫某君。與之談其先德。君愀然曰。先祖固以居積致富者。然其致富之由。實不如傳者之妄也。先祖有遺箸一小冊。詳言經商獲利之術。子如欲觀。余緩數日可以携來也。

未幾。某君果以此冊子至。余繙閱之。覺其詞傷繁冗。然細釋之。又覺其實有至理。因爲之略分段落。節述如下。

瞎五爺之言曰。凡經商之道。第一母財宜活。例如販甲地之貨至乙地賣之。即可轉販乙地之貨至甲地售之。如此則母財活而贏利厚。否則母財滯而獲利薄。

其二成本宜輕。人所爭購之貨。其物必貴。我縱得之。成本已重。其能獲利者僅矣。人所共棄之貨。其價必賤。我獨賣之。成本必輕。縱有蝕本者少矣。

其三市情宜審。凡物貴之極則將賤之徵至。我於未賤之時急售之。則虧折不及。凡物賤之極則復貴之機兆。我於未貴之時購存之。則贏利可卜。

其四時機勿縱。知乙地之貨乏。可於甲地昂其價以收買之。則載往而厚利皆爲我所得。雖有

哀女弟子黃澄遠

六十

繼來。不能擠我之銷路矣。知甲地之貨壅。可於乙地貶其值以求售之。則貨脫而虧蝕不至於過甚。所有母財。可別謀所以營運矣。

其五勞苦勿辭。我儕商人。凡時間勞力。皆無形之母財也。苟因循時日。而機會坐失。憚於奔波。而利權放棄。則暗中之虧蝕必多。

其六耗費宜檢。凡商人所得之利。皆從銖積寸累而來。凡途中一切用費。皆必檢之又檢。必使耗一錢即得一錢之用。不可有所浪費。使黃金擲於虛牝。

余繙此小冊子既竟。乃輟筆而歎曰。觀瞎五爺之言。豈獨一人致富之奇術哉。即世界商戰之秘計。亦不外乎此矣。爰附之篇末。以告世之習白圭猗頓術者。

(完)



律詩 哀女弟子黃澄遠

· 荻· 儂·

天生佳偶容何憾。過去春華總自傷。一世才情如露電。十年塵夢隔滄桑。能諳琴韻心常怯。

愛讀騷詞性更芬。苦李穠桃都結實。可憐無命是莊姜。



諧文 函授弔膀學校緣起并簡章

· 瘦· 蝶·

函授學校。創自泰西。所以利便學子。普及齊民。法良意善。莫過于是。吾國邇年以來。凡

通商大埠。仿而行之者。實繁有徒。如美術圖畫法政國文工藝英文商業銀行醫學等各科。均已次第設立。廣被羣倫。而獨於弔勝一科。竟付闕如。未免令一般滑頭麻子弔勝魔生。都抱向隅之感。殊不足以昭平允。鄙人卒業于美國愛而近學校。於弔勝科專心研究。頗有心得。曾獲碩學士之證書。現擬出其所學。嘉惠當世。糾合同志中富有弔勝經驗智識者。創辦弔勝學校。規定校章。廣招生徒。以與各函授校分道揚鑣。各行其是。殫精竭慮。造就人材。以利全國。庶慾界有發達之望。淫風有廣煽之期。業經稟請立案。即日開辦。凡我青年學子。白黨能員。有願研究弔勝學科者。盍興乎來。用述緣起。並附簡章。(一)定名 本校不取冠冕字樣欺人。且不存忌諱。故即定名曰函授弔勝學校。(二)宗旨 本校專以造就弔勝人材。提倡弔勝風俗爲宗旨。(三)學科 學科極簡。而又極精。計分三種。言言金玉。字字珠璣。非近時大言不慙之函授各校所可比擬。茲列於下。(甲)弔勝學。(此就未成者言)(乙)交合社論。(此就已成者言)(丙)拆辨講義。(此就已成而欲拆者言)有是三編。弔勝之道。盡於斯矣。

• (一)卒業 三月速成。半年卒業。(二)資格 學生資格。身家不必清白。文字無須精通。但得頭滑面光。油腔涎臉。善於修飾者。便爲合格。(三)學費 學生分甲乙兩組。甲組每生

收學費念元。一次預繳。乙組爲免費科。分文不收。但卒業後如有所得。應捐本校特別捐十元。(一)學額 定額一千名。俟後再行擴充。(二)講義 本校講義。每逢星期七。分途寄出。每期應由學生繳郵費一分。或預爲總繳。(三)獎罰 每星期。由本校擬題考試。各生程度擇其尤者。獎以秘戲圖。愛情畫。艷情尺牘等品。三次考列殿軍者。罰金一元。以示懲儆。(四)校址 本校暫設上海九馬路色空里。第九百九十九號半門牌。黑漆牆門內。報名限三六九。即日截止。過期不候。外埠投函報名者。不在此例。

社會小說 情天孽鏡

涵秋

第二回 真討父文明貽毒飯 誤捉姦社會播新聞

期 四 第

靠北城城脚旁邊。有一座艸屋。左右沒得三大間。却是東倒西歪。牆傾棟圯。一邊是廚灶。一邊是臥房。臥房裡面開了一個小小的天窗。日光透下來。照見那些塵灰。翻翻滾滾。宛然成了豎直的灰柱。這個當兒。有個半老的佳人。年紀約莫有五十外歲。坐近梳桌旁邊。用一些粉和胭脂。拚命的向那皺文疊疊的面皮上。膩得個不亦樂乎。從破鏡子裏。照了幾照。披

着繡嘴。嗩咕說道。憑我只副面孔。去軋姘頭。也不知要軋多少。平白地吃這廝霸佔着。米

又沒得吃。柴又沒得燒。挨這困苦日子。豈不是前生冤孽。罷罷。也爲他年紀輕。又有水牛般的力氣。一對燒糊捲子。和他混幾時再作道理。道不得他能攔阻我不許跳槽。……說着便拿一方木盆向廚下攪了些冷水。凍得戰兢兢的。在檐下洗手。那時床上打鼾的聲音。異常猛烈。婦人將手擦抹干淨。走得近前。在破棉花被上。使勁推了幾下。喊道。王老二。你今怎麼睡死了。你肚腹裏不餓。我這肚腹却和我不得開交。正在這搭兒和我大開談判。你不聽見五臟廟的大殿上。像暴雷似的一般價响。你千不瞧。萬不瞧。也該瞧我拿膀臂給你做枕頭的情分。多少向外面去覓些油水。或是饑七。或是大麪。買些回來。度過這日子再說。……王二分明聽見那婦人在身邊絮聒。却不願意去答應。先前還是真打鼾。此刻轉是假打鼾。一遞一聲的裝着在那裏做夢。……婦人委實急了。伸手到他腮膀裏邊。拚命的搯了幾搯。搯得玉二失聲大笑。一咕碌翻身坐起。冲着那婦人說道。你的一根銀簪子。昨夜又吃我賭輸了去。大凡一個人。運氣走不上來。也叫沒法。終不成去做強盜。那是要砍頭的。我再傻些。也不願意去幹。你若修補五臟廟也不難。且把你穿的這條棉褲。脫下來借給我去翻本。婦人苦着臉說道。這個萬萬使不得。棉褲借給你。叫我拿甚麼東西遮羞呢。光着屁股原沒要緊。只

第

四

期

怕損失了你王老二的體面。別人好說你那貴相知。標標緻緻的一個美人兒。你不買條大紅裙子。給他穿出去拜年。如何還向他身上剝脫棉褲。好人。像這寒冬臘年。我凍壞了下半截。想你也該肉疼。（你不用曬肉疼罷我倒要肉麻了）王二氣忿忿的說道。這樣也不能。那樣也不能。大家只好嚥着肚皮忍餓。……說畢又待將那顆腦袋。鑽入棉花裏去困覺。婦人重行偎着他笑道。你也不用和我賭氣。男子漢。大丈夫。那裏便沒處去想法。我是靠夫作主。不會安着壞心。除得死法想活法。我替你打算。還是到你爹王大笆斗那裏。借担把糙米。將就也可以度過除夕。（一筆折到此處線索極清）虎毒不食兒。道不得他便肯拒絕你。總是你平時將眼睛生在額角上。輕易不去和他們厮混。日疏日遠。眼見得將這一份偌大家私。交給你那兄弟去承受。……王二這時候已將胸脯子拍通拍通的敲得價响。惡很很的說道。你又不是不會長着耳朵。王大笆斗的爲人。如何會不知道。譬如拿我老二而論。除得吃酒養婆娘。撞着朋友。抽幾口大烟。賭幾場牌九。也還稱得起個刮刮叫的漢子。不知那一件比不上老三。大笆斗夫妻倆。將一顆心放在夾肢窩裏。對着老三。恨不得捧出成大把的銀子來。給他化用。惟有我向他們索個三百五百。他們兀自翻起兩隻鬼眼。牙關咬得緊緊的。水都潑不進去。大

前年裏。我不過想在背地裏賣兩畝田地。花押還不會畫。吃他們打聽得。不但破壞了我的好事。而且叫人將我捆得起來。要拿石灰活埋我。不是我積份。逃得快。到了今日。骨裡早已打了鼓了。怎生還能夠和你胡老寡婦姘識在一處。你放心。我已長了一些學問。少不得在早晚便要去實地試驗。……胡寡婦聽他這咬文嚼字。不覺嘆喏一笑。說道。你是個黑漆皮燈籠。冬瓜撞木鐘。又不曾進過學校。這學問打那一搭得來的。可不叫人笑掉了牙齒。王二急道。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老實告訴你罷。有一天我閒着沒事。打從一處學校門首經過。見那學校門首。交叉插着那兩面五色旗兒。像煞有介事。後來聽見人說。說從省城裡來了一個文明學生。在裡面演說。我偶動念。便也擠進去瞧瞧熱鬧。好笑那個學生。光着腦袋。辮子早剪掉了。那裡及得我這頭上。三花五綵油光水滑的大尾巴好看。嘴裡噙起噙起。也聽不出他在上面嚼甚麼舌頭。我好生沒興。掉轉身就想走他娘的清秋大路。在這當兒。忽然聽見那厮講了幾句話。尖溜溜的鑽入我的耳朵裡。他大聲喊道。家庭裡娘和老子。是一件最要不得的東西。同我們兒女。一點情感都沒有。爲何做兒女的。偏生伏伏貼貼。去受他們的壓制。……說也奇怪。我聽到這裡。竟不知不覺在階沿底下喊起好來。那學生溜了我一眼。彷彿

第

四

期

承認我王老二做了他一個好朋友。他雖然一面說。却一面和我吊膀子。又朗朗的說道。國家要革命。家庭也要革命。革命這件事。非從下等社會一班人先做起來不可。……我暗暗點頭笑道。他這下等社會幾個字。分明是指的我了。（妙絕真有自知之明）接着又聽見他說道。諸位不要疑惑殺了老子。像前清律例上。是要辦大逆無道罪名的。當這共和時代。可不是這樣慘無人道了。（辦罪是慘無人道語語抵觸可發一笑）殺一個老子。彷彿宰了一匹老牛。往當那些腐敗人物。都勸人要去行孝。其實這孝字。在學理上萬萬不能成立的。……哎呀。他說了這話。堂上堂下坐着五六百人。居然有七八個男女學生。不住的在旁邊拍掌。我喜歡得甚麼似的。便牢牢記在心裡。我雖然沒錢去買手槍。對準他們夫妻倆胸口。打他個透明窟窿。至於鴉片烟土。却是現成。碰着我王老二高興時候。將烟土和他一大碗。揪着大笆斗的耳朵。直灌下去。怕他不三魂渺渺。七魄悠悠。直奔鬼門關而去。黃的金子。白的銀子。一古攏兒給我王老二快活快活。這也不枉人生一世。草生一秋。（甚矣出言不可不慎也演說者祇取快一時而其流毒必至於此可為浩嘆）胡寡婦當下吃了一嚇。忙攔着他說道。阿彌陀佛。不當人花拉子。你忍心說這樣話。不怕雷公爺七來劈你的腦瓜。……王二哈哈

大笑說道。迷信迷信。天上那裡會有雷公。這是和尚尼姑們。編派出來騙人的。像我們這些文明朋友便不相信。我只說是觸電。(好個文明口吻)他們剛在這裡研究科學。焉不防籬笆眼裡。鑽入一個人頭。笑喊道。王二哥你累我好找。四下裡都尋遍了。有人告訴我。說你趕在胡老寡婦這裡睡覺。我一徑尋得來。真個便尋見你。快跟我走。……胡寡婦一看。認得他是在街上叫賣糖菓子的袁瘋痢。不覺勃然大怒。對着他啐了一口。罵道。誰是寡婦。偏你知道得清楚。你家媽才是寡婦呢。……王二忙攔着說道。你偌大的年紀。何必同人家小孩子一般見識。等我來問他。尋覓我有甚麼勾當。……說着便起身下床。其時袁瘋痢已走進堂屋。將糖菓籃子擱在一旁。對着王二唱了一個肥佬。王二笑嘻嘻的問道。是誰打發你來尋我的。袁瘋痢笑道。還有誰呢。便是你家那個王三少。……王二將頭扭得一扭。自言自語的說道。奇呀。我們雖是弟兄。見了面便和仇寇一樣。他平白地尋我則甚。瘋痢忙道。這個我却不大明白。胡寡婦接着笑道。死糊塗了心的奴才。他不來尋你。你還要去尋他呢。難得有這樣好機會。多少總可以和他撈摸一點。不比較白贖尸在床上的好。王二搓着耳朵笑道。賢妻的話狠是有理。我當然去會他一會。……胡寡婦聽見王二喊他做賢妻。不由從骨縫癢將起來。隨即

第 四 期

捏着喉嚨。嬌聲浪氣的說道。奴家說出來的話。幾曾見過沒理的。你不要小覷了奴家。奴家不久還想到學校裡。去充當女學生呢。：：：一面說。一面伸出一雙乾枯憔悴的手腕。俯下頭去拈弄衣角。好像十七八齡的女郎。也沒有他這老太婆的嬌羞靦覷。王二生成是個粗獷野蠻性子。此時心裡已是歡喜不盡。誰有功夫去領略老太婆的風情月趣。早大踏隨步着袁癡痴來見他老弟王三。：：：看官看官。我們趁王二已在路上走的當兒。先叙一叙王三少爺。爲甚麼要來驚動王二哥的大駕。不預先表白一句。恐怕看官沒處尋這一條線索。原來那一天王三在電話裡。和他那個表妹阿采。一遞一句的做那新體詩頑耍。正在得趣的時候。不防電話裡。忽然有人約他到如意樓去乞酒。王三便恨極了。疑惑是那體操教員呂鳳。破壞自家好事。一時氣得像癩蝦蟆似的。放下電筒。坐在書房裡長吁短嘆。

(第二回未完)

鷓鴣天

(題楊貞孝女王林事略)

絳珠

八寶城邊七寶車。白雲留住住仙家。貞魂渺渺今何處。化作紅心待女花。金有範。玉無瑕。皎如白雪氣青霞。紀功一代標彤管。籠壁千秋護碧紗。

滑稽小說

臨時疫院 (續)

天憤

(九) 調查成績

看看臨時疫院。已過了十幾天了。幾個辦事的人。大家討論討論。說疫院裏頭所治的病。十停裏頭。只有一兩停來看覆診。究竟我們所用的藥。所打的針。有效驗沒有效驗。總要想個法子去。確確鑿鑿。證明他一下子。當下就有人想出了一條。實地調查的計較。便公議派定了十二個調查員。把掛號簿子來。按着地段。不論出診門診。一概分出來。列了幾張表。大家分頭去問問。可煞奇怪。這些調查員。除非不會去問。只要問到那裏。那些回答的話。不約而同。總是說如今好了。或是說。幸虧幸虧。這也算疫院裏醫生們良心上的成績。偶爾有幾個人。不會好。却是偷偷兒去放了痧。或是吃了別種不相干的藥。所以有了變動。這却不關醫生的事了。後來疫院辦完。這調查員裏頭。有位先生。畫了一大張地圖。注了地名。把治好的。用紅色點着。治不好的。用藍色點着。遠望去。好似一幅爛縵的紅梅花。煞是可愛。

(十) 吐藥之婢

有一天。有一家姓曾的。用一個老媽子。拖着一個十七八歲的丫頭。來治病。問他病症。老媽子便說。嘔吐不止。泄瀉不止。醫生便照例的替他診脈。替他檢溫度。處了方。配了藥。

第

四

期

叫助手給他吃。他接過去。隨手把藥水潑在地上。助手笑了一笑道。你莫不是怕吃藥麼。這藥水。比不得中國藥。要苦人的。那丫頭說道。我並不怕藥苦。只不願吃藥。醫生看看爲難。便走過來道。這虎列刺病。不是頑要的。要是耽擱得遲了。便有藥也沒用。丫頭道。我情願死。只不願吃藥。這時別的醫生。便千方百計勸他。助手們也有用恐嚇手段對付他。總是不肯。大家沒法了。便來和章老先生說知了。章先生一聽。也很奇怪。便走過去靜靜地看了一會。便對醫生道。這病人是不是瘋顛罷。醫生道。一點不瘋。章先生道。不吃藥。不妨礙麼。醫生道。再隔半點鐘。真要危險了。章先生回轉頭來道。你聽見麼。丫頭道。我不怕死。章先生道。到我們疫院裏來的。總是怕死的人。你既然不怕死。何苦到這裏來。丫頭道。我本來不要來。是我們太太叫我來。章先生道。你既是不怕死。爲什麼你還肯聽你主人的話。到這裏來吃藥。那丫頭便低頭不回答。章先生驀地裏把丫頭的手。拖住了。把他袖子。直接上去。失聲問道。你打過針麼。丫頭含着眼淚說道。沒有。章先生道。你們大家看看。他滿臂的針眼。便是他主人虐待的鐵證。他總因爲他主人虐待不過。纔不肯吃藥。情願受死。這時丫頭。便放聲大哭起來。當下也有在這診察室病人。和醫生助手們。都氣憤憤地。章先

生便道。你的苦處。我知道了。你要曉得我這疫院。只求活人。不肯教人尋死的。你要死也不是這麼死法。我總有法子拔出苦海的。那丫頭聽到這裏。纔點了點頭。醫生趁勢把藥送過去。他纔肯吃。後來章先生真個把他主人請過來。切切實實的勸了一番。他主人還算有良心。便去管教他妻子。不許虐待。過不到半年。聽說這丫頭也回家去了。

(十一) 診治監犯

我們縣城的監獄。分着東西兩所。典獄官姓趙。叫趙虎亭。年紀有五六十歲。人倒狠誠懇的。本來和章先生認識。不料這幾天。監裏頭也有染了疫氣了。趙典獄便來和章先生相商。要院裡的醫生去診病。章先生道。這是一樣的救人。倒也未嘗不可。你那輕罪犯。不妨叫他到院裡來。重罪的。說不得。我請醫生到監裏來罷。趙典獄道。你老先生盛意。實在可感。不過風俗習慣。罪犯在街上多走。固屬不便。并且和院裏的病人。同起同坐。恐怕別的病人不便當。章先生道。這也說得有理。回來我也要同醫生到監裏來。實地上去看看牢獄風味哩。從此以後。這東西兩監。也有我們疫院醫生的足跡了。有時章先生還對許多監犯。演講些改過自新的法子。可憐那些犯人。深願這疫氣。一年到頭的不斷。便好常常聽章先生演講了。

(未完)

華鬢

● 筆記 雲鳳

雲生名鳳。字霄羽。浙江仁和人。多才博學。詩文詞賦。靡弗工。尤善書。深得秦碑漢碣神髓。父母早卒。家甚窘。僑寓吳下。以鬻字爲生。寸楮尺練。人皆視若拱璧。所得潤貲。輒隨手用去。有餘則散給所識窮乏者。以故阮囊屢空。不留一隔宿錢。遇饑殍不繼時。甯忍餓未嘗向人作寒乞語。朋輩中知其耿介。贈以貲。亦受而不謝。蓋一飯千金之感。隱蓄於心。不肯輕宣諸口也。先是吳中有黃生元吉。從雲生父讀。盡得薪傳。師弟之間。感情極密。時雲生尙在襁褓。初不知阿翁門下。有此高足。黃生通籍後。遠官黔滇間。音問梗阻。於師門狀況。亦杳然無聞。一脈淵源。廿年隔絕。雲生已年逾弱冠。時適民軍起義於武昌。各省響應。清帝遜位。世局翻新。黃生棄官歸里。携眷屬徙居鄉間。其時米珠薪桂。人民生計維艱。雲生僅賴一枝秃筆。一方破硯。丁茲亂世。處境更日形困難。一日赴鄉訪友。附野航以行。抵半途遭風。舟覆。身溺水隨波而逝。幸遇救。得不死。然衣衫盡溼。履亦漂失。雖時在暮春。天氣和煦。而狼狽情狀。已不堪言喻。獨坐路旁。計無所出。瞥見數百步外綠樹叢中

。隱露紅牆。似一古刹。私念不如往彼投宿。詰朝再圖別計。遂循田岸行。約半里許。始抵寺前。牆上橫嵌四大字。金色剝落。且時已昏夜。疏星淡月中。亦不能辨認。四野無鄰。靡聲狺狺。雲生以手敲門。良久門啓。一沙彌出。詢知顛末。囑暫待。返身入內。詳告主僧。俄見一年約五十餘之僧人。隨沙彌出。延生至禪堂。復細問遇難事。喚侍者進衣履。并具蔬膳餉客。備極殷勤。談次。始知寺名妙相。僧名澹塵。是勘破世緣。棄儒歸釋者。居有頃。導生入東廂。勸早休息。生亦覺體憊。遂就榻臥。一覺醒來。東方已白。雲生急起盥漱晨餐畢。辭欲行。澹塵曰。君且少安毋躁。老僧尙欲求賜墨寶也。生唯唯。見侍者捧筆硯素牘進。遂磨墨揮毫。剎那間盡十餘幅。方擱筆。沙彌報黃護法來。言未已。一人頎身白皙。微有鬚髭。眉目間頗露清秀之氣。緩步而入。澹塵趨與爲禮。且介見雲生。黃展詢邦族。向生注視片時。徐問曰。君非乳名蓮官者耶。生曰然。黃笑曰。然則是吾世弟矣。吾師暨師母無恙否。生以作古多年墓木已拱對。黃歎息久之。携生歸。留宿月餘。爲置行裝。并贈以千金。修荐函。囑持謁馮督軍。求爲位置一席。雲生抵甯見馮。馮與談國事。生條陳政策。悉合共和實際。馮愛其才。使居幕府。優待逾恆。如杜少陵之遇嚴武焉。後馮任總統。欲偕生北上

界以要職。生見時局紛亂。無意功名。託疾固辭。歸隱西子湖畔。杜門卻軌。以著書自娛。惜不永年。於民國八年秋櫻時疫卒。年僅二十有九。聞者無不惋惜。咸謂天意忌才云。

◎ 家庭小說 古井

桌呆

五

過了四五天。有一日朝晨就覺得很悶。午後三點鐘光景。俄然天上一面。有一團黑雲。不多一刻。已在我頭上擴大。一時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樹上嗚嗚作响。吉生立在簷下。先叫他夫人收去晒着的衣服。話猶未完。驀然大雨傾盆。只聽得隣家一齊有關窗關門之聲。這陣頭雨打得路上行人。一時幾乎來不及逃避。陰溝也應接不暇。庭中宛如開了河了。雷聲電光。斷斷續續。這一天的陣頭雨。足足下了一點多鐘。勢頭還不稍退。庭中之水。已升到石階的第三級。快入室中了。吉生的夫人。在高窗中仰望着泥堆上。說怎麼還不止呢。不料忽然轟的一聲。聲震房屋。宛如坍塌了什麼大的東西。他夫人趕到吉生身旁。慌張道。這是什麼事。吉生一點不驚。說一定是那高泥堆坍塌了。吉生正從樹梢間望見了一點兒。不過被急雨的雨點遮着。以致目力不及。但是一回兒人聲鼎沸。俱喊道。泥堆坍了。泥堆坍了。這聲浪一齊

期

四

第

送入吉生耳中。

到日暮時分。那來勢極猛的雨。到底也完了。忽然一時沈默。但是這沈默。與陣頭雨之前黑沈沈的沈默不同。是很明亮的沈默。天空突然清明。太陽將從西方墜下。紅而且大。吉生不問一切事。先要去探究方纔大响聲的發源地。走出門去。水還未退。他向着高泥堆走去。只見泥堆北面的一部。約有一畝大小。坍下來了。紅土隨水流着。幾棵老樹。也連根倒地。幸虧旁邊沒有人家。所以無人受傷。這景象很淒涼。吉生此時。覺有一種強烈的感觸。並不是由驚愕戰慄恐怖而來。差不多是自己有優先權的領土缺了一塊十分可惜的樣子。這可愛的泥堆之一角。僅一瞬間的雨。已被他破壞。吉生如有形無形都大受侮辱。又宛如遇着殘虐的敵人掠奪。吉生暫時佇立在崩壞泥堆上。其時太陽已落至地平綫下。他暗道。或者是自然變化也論不定。吉生再走幾步。打算去看看那女子所說的梧桐樹下埋沒的井。不料又是一驚。今天朝晨還是一個小圓的凹地咧。此刻變成一個深不見底的黑面陷窞。周圍還有地土。也有龜裂之紋。吉生不禁退後數步。暗想果然是一古井。那女子的話不錯。……倘使將井底弄乾。一定能夠得到白骨幾根。於是吉生就想怎麼能够把這古井弄乾。實在自己現在的實力。連這

一點事還做不成。也只得怪自己太無能力了

附近的人。一聽得昨日大雨。把泥堆上衝出一口井來。於是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那些遊手好閑的人。便爬到泥堆上去看。吉生是第二天第三天。照常的上去。他也並不是監視那些觀看的人。然而似乎不能不與他們一同觀看。第三天恰是星期日。午後。有幾個觀看的人。其中有一老紳士。領着一個小孩子。那小孩子眼睛敏捷。一見吉生。指着向老紳士道。前天打聽我姓名的人來了。吉生一看。原來是那姓鄔的小捕虜。不消說了。那頭髮半白的態度。老紳士。自然是那女子所說的空地舊主人鄔某了。吉生既看定了是他。便精密監視着老紳士。老紳士並不曉得有人注意他。他戰戰兢兢走近大穴邊上。皺着眉頭。探視洞內。一回兒口中在那裏喃喃的說什麼。再屢屢將手擦擦眼睛。并且嗟嘆不止。小孩子說道。父親。這裏本是在那裏喃喃的說什麼。再屢屢將手擦擦眼睛。並且嗟嘆不止。小孩子說道。父親。這裏本是父親從前住的地方。此刻再把他造好了搬來住罷。父親好不好。現在住的屋子。陰濕得很。母親不是常說傷害身體的麼。我也覺得住到這種地方來的好。小孩子說着。一壁牽了父親的衣。父親點七頭。說造房子倒不難。要填沒這古井。恐怕要費許多錢咧。小孩子道。容易的。我把學校裏的朋友一同叫來。一填就填滿了。老紳士笑道。你倒說得容易。這井底是通地

第

四

期

獄的。人類的力量。到底填不沒。老紳士的話。一句句都有無限意味。小孩子聽得地獄二字。倒頓了一頓。睜大眼睛問道。那麼跳入這井中。便可以到地獄裏去看看麼。老紳士道。道理是如此的。不過裏頭不通空氣。人要悶死的。老紳士說罷。又對洞口喃喃的說了幾句。便與小孩子一同打算下去咧。

六

吉生的空費時間。雖是說習慣。却也太過分咧。這一二月來。自從在空地上聽了女子的話後。一天到晚的將此事掛在心上。差不多像是墜到自己頭上來的事一般。偶然執執筆。也覺心緒不甯。今天也仍舊發揮他的怠惰性。朝晨起來後。也不肯面對桌子。忽然想起十年前死去的兒子來。不禁一陣悲酸。只因抽屜中尋出了一冊愛兒中學時代的作文遺稿來。更引得父親的流淚咧。他只管把這作文稿翻閱。茫茫然心頭很覺難受。忽然外面趕進一個人來。叫道。薛先生。你最喜歡的古井中。昨夜有一女人。跳下去自盡。你還沒曉得麼。吉生一看是對門的隣人。驚道井中有女人自盡。有這種事麼。心中暗想這定是面如白桔梗且街的女子無疑。心頭就亂跳起來。與那隣人一同趕去。恰巧警察與醫生等已到。在那裏驗屍。他就分開衆人

。觀看那死者。女人却是女人。頭髮蓬亂。穿着一件單衫。是個年近五十的老婦人。吉生也
不知是誰。姑且再看看。見警察後來在死者身畔。發見一封遺書。就聽得警察說道。遺書是
給鄔仲謙的。鄔仲謙不是新從西門外搬到這下面學校後的實業家麼。快去請那主人來認這屍
體。於是打發人去。一回兒就有人趕來。便是那一天看見的半白老紳士。他一見婦人屍體。
頓時顏色如土。說道。叫我還有什麼面目見人。這是七八年前拋着兒子逃去的我的本妻。老
紳士當着衆人說了這一句。以後便不做聲。吉生聽了。不知怎樣心中頓覺不快。打算要想回
去。忽見有一女子分開觀看之人。趕到老紳士面前。吉生定睛看時。確是自己念念不忘的日
街女子。老紳士很覺他來得突然。吉生也驚他事出意外。那女子啟口道。鄔先生。你老人家
大概不認得我的面貌了。我當時還小。所以也不認得你老人家的面貌。我就是二十年前投入
這古井中死的小春之女薇兒。女子說罷。對着老紳士放聲大哭。老紳士睜着驚愕的眼睛。對
女子凝視半晌。纔說道。你確是薇兒。我什麼事都曉得。望你恕我。但是那時害死你母親的
。不是我。是二十年後的今日。與你母親最後運命相同。橫在這旁邊的我本妻芳貞。芳貞的
嫉妬。做成了種種原因。做這原因的本人。今日已成這種慘狀。從你看來。恰與替你母親報

仇無異。女子卽道。話雖如此。我並不是爲着此事來的。不過想吊吊永久含怨埋在井底的母親靈魂。偶然趕到此地罷了。并且向你老人家說明我是某人的女兒。也絲毫沒有要向你要求什麼金錢等事。我的希望。或者你老人家可以曉得父親是誰。能夠把此事告我。我今生今世。也沒有別的事求人。所以不願當着衆人之前。突然過來見你的。不管他事實怎樣細微。母親生前。如果直接有那些事給你曉得。可否詳細說給我聽罷。這女子也忘却羞恥。不願旁人觀看。什麼話都說了。老紳士閉目默思。約有三四分鐘光景。他忽然想起來了。說道。你一說。我倒想起咧。你母親的遺物中。有一張收藏得極鄭重的照片。自然是男子。是個武官打扮的男子。照片背後。還寫着陸軍上校浦崇正。此人或者是你的父親也論不定。何不去探聽探聽呢。這女子聽了。似乎也與他自己心中所想的相符。頓時面有喜色。說這照片在母親的遺品中麼。老紳士道。已在數年之後。從一只匣內發見的。女子道我聽了此話。宛如二十年間的暗雲。一齊吹散了。那女子的喜悅滿足。不消說了。就是立着聽的吉生。也如肩上卸了重荷。最奇怪的。老紳士所說軍人浦崇正。現在將不往來。乃是吉生的母舅。升至中將後退職。現在在那裏半耕半讀。浦崇正既是吉生母親的哥哥。這女子薇兒。自然與吉生是表兄

妹了。不過浦老人能否承認薇兒是他親生的女兒。還是疑問。總之他在年輕時代。與妓女小春有密接關係。乃是事實。吉生對着這奇異的運命聯絡。却嘗了一種向無經驗的大興味。他又想那行為嚴重的母舅。信用很大的實業家鄔仲謙。一旦將家庭秘密宣佈出來。弄得人人曉得。我自身金錢雖不自由。倒比他們高潔數倍咧。

他最掛念的泥堆。依然荒廢。雜草叢生。自從發生那一件事情以來。連附近的小孩子們。也不去遊玩咧。梧桐樹下的古井。白晝也不斷的如有蚊蟲做市之聲。誰也不願走近。若此後再有什麼女人。被井底陰魂吸下去死。定是現在鄔氏的後妻。年輕婦女紊亂家庭之結果。或者如此。否則一定輪到H街的薇兒。他不能去向浦老人認為父女。怨憤失望之結果。便跟隨他母親去咧。俗語說一二不過三。吉生暗料早晚這樣的運命。必定會降到這井中來的。(完)



著 諧
消閒月刊萬歲 (謝呆原稿)

正·誼·齋·主

一抹斜陽。映在那六七株紅桃的裏面。隱隱約約。像美人盛服新粧。臨風競艷的一般。很是好看。樹林後面。有紅色洋樓三楹。玻璃窗內。坐着個風姿楚楚。年屆花信的女郎。在書室裏看報。其時有一個美少年。頭戴草帽。身穿夏布長衫。鼻架金絲克羅克。手裏挾着本書。

從外面進來。帶着笑容說道。我愛。我已經買得一本你不厭千回讀的消閒月刊來了。這本書內容豐富。無美不備。都是海內大名家聚精會神的傑作。真有趣呢。女郎聽到這裏。便立了起來。笑盈盈的從他書桌抽斗裏。也取出一本書來。說道多謝郎君。這本書。真正是我最愛讀的。我這裏也有一本在此。請你看看。少年接過一看。笑道。原來你早已捷足先得了。我們蘭閨無事。借此消閒。未爲不可。于是一對青年伉儷。便不約而同的贊道。「消閒月刊萬歲。」

● 筆記
十笏天花室筆記

一九

寒雲公子軼事二則

寒雲公子以詩與書法鳴於時。不以畫聞。顧公子實能畫。余嘗見紈扇一柄。作紅梅數枝。清絕可愛。扇陰記一詩。蓋奉項城命所作。(見自注)詩曰。「吁嗟江南行。孤獨懷歲寒。去去何所適。江海逐奔瀾。三月悲轉徙。出門良獨難。支離風塵際。果腹無一餐。吸飲中泠水。空把具區竿。回風吹舟楫。疑上五雲端。長天自寥闊。方丈得盤桓。亂葉驚搖落。一枝未可安。浮雲翳高日。永晝徒仰嘆。」意境婉苦。與平時不類。或謂係壬癸間遯家庭之蜀南行後

作也。項城閱之大爲感動。此扇後爲一僕人携去。今已不知遺落何所矣。惜哉。

公子又有西園雜詩五律。頗耐咀嚼。中尤三致意於燕子。按其時公子居流水音。其地絕幽。

一時遊從。均應劉之輩。彼蹴筵舞掌者。祇合棲玳瑁梁。集珊瑚砌。固飛不到清淨地也。并

上一詩。均不載寒雲集。因記如下。海光霞氣起新堂。秘宇宸居接未央。萬國衣冠來濟濟。

九天環珮自鏘鏘。雲屏翡翠雕籠鳥。仙掌芙蓉織鳳凰。玉棟瑤簷臨紫陌。華池雙列宿星行。

(居仁堂)綺殿輕塵落玉梁。入簾燕子偶相將。金簷直射雙環樹。碧砌斜倚萬字廊。曲沼鬢絲

空照影。重闌衣帶儘留香。舊時楊柳今時月。掩映微生復道涼。(萬字廊)百尺台邊輦路迷。

懸橋舊事豈無稽。王孫空感前畦草。燕子猶啣上苑泥。楹有殘書摹魏晉。碑留斷句賦梁齊。

不磨誰似精忠柏。片石英靈橫海堤。(瀛台)日月餘輝照九州。懷戎攝政孰能侔。安劉人竟思

依漢。代李朝空說易周。自有史遷爲本紀。可無仁傑作中流。丹墀猶贖遺民淚。玉佛莊嚴拜

未休。(福昌殿)紅葉書曾通御溝。乘羊插竹想風流。身通北極初開闕。夢繞西陲舊倚樓。故

殿猶迴戀巢燕。空塔翻度入宮驕。誰憐鳩飲千秋恨。回子營邊玉一鈞。(新華門)

余于緣之一字。信之最深。曩嘗聞蔭甫太世丈言徒南事。耳焉熱之。歲丁未。遊鄂渚。挾三五同人。登黃鶴樓。見懸一聯。（白雲黃鶴。何日歸來。者番載酒登臨。須留神看題壁遊人。不無景略）（芳艸晴川。當前寫照。此際憑欄吟眺。試側耳聽橫江擊楫。疇是祖生。）雄鷄可喜。下署徙南道人。余意得非俞公所語其人乎。急向道士詢踪跡。答不知。悵然返。而拳拳之意。彌殷焉。戊午春。客鄴下養壽園。鶯啼花落。憇息叢陰。忽聞琴聲泠然穿竹石出。詢左右。謂主人慧能居士也。詢所授。則徙南道人。余曰噫。此非留鴻雪于黃鶴樓頭之徙南乎。畸人踪跡。何不測若是。越日。急整衣往訪。披襟領契。一見如舊。因述黃鶴樓事。徙南曰。此我友黃翔人君所囑擬。倉卒殊不愜意。因出其舊作示余。輓成子晉云。（五載知心。痛將軍不果封侯。爲夷門監者。）（一朝委媿。問良友幾曾墮淚。有方外人來。）成蓋一武員也。輓張道士云。（桃浪漲三篙。忽驚羽士乘槎去。）（梅花吹一曲。又有仙人跨鶴來。）輓張文襄孫剛孫云。（甘羅出將相名家。儻從五乘先車。專對有才持玉節。）（梁懷本詩書夙好。太息一朝墮馬。返魂無術覓金丹。）蓋剛孫方自海外歸。墮馬死也。餘聯甚多。類皆超雋。不落凡響。比再讀其師莊集。則又孤潔秀拔。不在賈孟下。宜曲園翔人之推崇備至也。徙

南琴鶴雲水。遍遍萬里。年古稀外矣。四朝滄桑。五岳風雲。都收眼底。近已焚棄筆墨。日事危坐。有時萬籟不鳴。靜撫一曲而已。夫以二十年之神慕。終愜所願。謂非緣乎。

● 社會小說 某富豪之家庭 (續)

明道

且說李氏母女二人。坐着汽車。不多一刻。已到得第一臺門首。走下車來。對阿大說道。你可去罷。停會早一刻前來等候。阿大答應一聲。開車去了。早有他們老案目上來。笑嘻嘻的叫道。徐少太太來了。花樓好麼。李氏點點頭。兩個人走上樓來。已是十分擁擠。到得花樓邊。案目便奉上戲單。說道。可是兩位。婉華道一共四位。你可留下兩位便了。案目答應道是。兩人坐定一看。臺上正做麒麟童王靈珠的投軍別窰。茶房送上香茗水果盆子等來。李氏便從懷裏掏出一匣長城牌的香烟。取一支裝在金烟嘴上。劃了火柴。徐徐呼吸。婉華也慢慢磕著瓜子。且說且看。這夜第一臺都是拿手好戲。所以不到十點鐘。賣座已滿。不多一刻。何月山的鉄公雞上場。鑼鼓喧天。震耳欲聾。何月山是勇猛武生。同樊春樓打對子。真刀真鎗。殺得煙塵抖亂。座客一齊叫好。婉華正看得出神。忽覺背後有人在他肩上一拍。回頭一看。乃是一個千嬌百媚的女郎。將絲巾掩著口笑道。我叫了好幾聲。爲何你只是不答應啊

第

四

期

。正是他的同學陳明霞。背後還立著一個少年。衣服麗都。容貌俊美。戴著博士式的金絲邊眼鏡。見了婉華。連忙探下禮帽。鞠躬說道。密司徐晚安。婉華也笑道。密斯脫陳。我們等候多時了。那時李氏也回過頭來。大家招呼著。少年也跟著明霞叫了一聲伯母。挨次坐下。原來婉華本來同他妹妹在本埠某女校裏肄業。但是他的讀書。也是徒有虛名。一星期中倒有三四天缺席。襲其皮毛而失其精華。這等女學生也不僅婉華一人。明霞是他的知己同學。他的父親也是上海的富商。非常歡喜女兒。予取予求。千依百順。他們兩人時常一同出游。自然是聲應氣求。那個少年便是明霞的哥哥。名叫趨時。天生得聰明伶俐。吹簫彈竹。奕棋品花。騎馬飲酒。以及樗蒲等類。種種遊戲。沒有一件不會。沒有一樣不精。獨有叫他握管作文時。這枝筆便如有千斤萬鈞之力一般。懶懶的不肯輕動。好在他自幼席豐履厚。錦衣玉食。靠著他父親的庇蔭。終朝尋花問柳。恣意揮霍。也不要他管什麼家務。有一次同他妹妹明霞。在大世界閒逛。遇見了婉華。他們是解放慣的。便交談起來。彼此意見十分融洽。并且趨時是何郎年少。子都貌姣。自然更容易令人愛慕。趨時見婉華是個富家名媛。丰姿生得不惡。也是十分獻媚。便極力敷衍了一番。從此投桃報李。爾憐我愛。祇少一種正式結婚了。

今夜前來。也是婉華去約明霞的。所以預先留下兩個座位。那李氏見趨時風流瀟灑。心中也是敬愛。便絮絮的與他談話。那時臺上已做到末場好戲。李吉瑞的盜御馬了。李吉瑞起的黃天霸。少年英雄。威風凜凜。聲調瀏亮。工架穩健。拜山一段。唱做兼優。真非小達子等可比。趨時看了。十分讚賞。李氏便向女兒說道。時候還早。你問他兄妹兩個。可到一品香吃番菜去。婉華便問明霞。趨時聽見了。便笑道。伯母既然有興。小姪等理當奉陪。等到戲場一散。他們一齊走出來。見阿大早在那裏等候。陳氏兄妹也是坐著汽車來的。他們四人分頭坐上兩輛汽車。軋軋的一同望東去了。我且按下慢表。

(未完)

●考
燭燈紺珠

香溪餘生

祝誦 漢武梁祠堂畫象碑。以祝誦氏爲祝融氏。殆聲近借用。或漢時經典傳本有如是。未可知也。

鴻水 史記河渠書。禹抑鴻水。是洪水可作鴻水也。洪。大也。鴻亦有大義。二字古常通用。

。漢書藝文志。以鴻範爲洪範。呂氏春秋貴公篇。亦引作鴻範。古文尙書作鴻范。
女媧 禮記明堂位。女媧之笙簧。古本作媧。鄭司農引世本云。女媧作笙簧。

消 閒 月 刊

東箱 漢書龜錯傳。趨避東箱。楊敞傳。敞夫人遽從東箱。箱卽廂字。周昌傳。昌后側耳於

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史記周昌傳作廂。

熒火 爾雅釋蟲。熒火卽炤。釋文。本作螢。註云。今本作熒。後漢書靈帝紀。帝與陳留王協。夜步逐熒光行數里。卽螢光也。

咎氏 穆天子傳。咎氏宴飲毋有禮。郭璞注。咎謂舅也。儀禮士喪禮注。古文舅皆作咎。荀子臣道篇。晉之咎犯。左傳本作舅犯。又晉語宜咎注。咎或作白。古字通用。三國志劉表傳注。引司馬彪戰略曰。白犯之謀也。咎既通作舅。亦可作白。皆同聲相假也。

九刃 儀禮士喪禮疏。天子之旗九刃。諸侯七刃。大夫五刃。士三刃。刃卽仞字。書旅。爲山九仞。釋文云。仞字又作刃。無極山碑。浚谷千刃。隸釋云。以刃爲仞。驪山溫泉。頌數刃。張猛龍碑。萬刃。皆仞字也。

草次 春秋隱公四年。公及宋公遇於清。注。遇者草次之期。疏。草次猶造次也。

絜白 詩。小序。白華。孝子之絜白也。廣韻云。潔。經典用絜。易說卦。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詩小雅楚茨。絜爾牛羊。禮記經解。絜靜精微。易教也。左傳桓公六年。絜粢

豐盛。皆以潔爲絜。繁陽令楊君碑。絜已以仕。隸釋云。絜卽潔字。魯峻碑。樂於陵灌園之絜。梁休碑。秉忠蹈絜。潔皆作絜。集韻云。絜。清也。與潔同。

勺藥 詩鄭風。贈之以勺藥。勺卽芍字。史記司馬相如子虛賦。文選枚叔七發。皆作勺藥。一昔 左傳哀公四年。楚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昔與夕同。穀梁傳。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莊子天運篇。蚊蟲嚙膚。則通昔不寐矣。註。通宵也。史記龜策傳。衛平對宋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晉張華詩。伏枕終遙昔。唐書宗室傳。帝憂之一昔。皆以昔爲夕。稼齋 書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漢石經作齋。詩大雅。好是稼穡。釋文云。穡本作齋。史記殷本紀。舍我齋事。漢書成帝紀。書不云乎。服田力齋。乃亦有秋。陳球碑。稼穡繁阜。皆以齋爲穡。按種曰稼。斂曰穡。齋本有收斂意。

● 諷世
小說 票語

鷗齋室主

我不是借名慈善籤捐變相的彩票。也不是董素慶弔的菜票。又不是概不退換劃一無二的發票。更不是發誓寫着如有吞沒雷擊火焚的捐票。乃是二十世紀的新產兒。立憲國的安琪兒。中國古代史上所說鄉舉里選的繼承兒亢宗兒。

我們一族的子孫甚盛。幾乎占世界上人類的半數。並且都是識字的。都是納稅滿二元以上的。大總統。以下及到一鄉村的議員。都須得着我們一族中多數的同意。纔能夠就職。你們人類想想。可有這樣大權麼。

但是我們雖然有那麼大權。却不爭微利。大有成功不居之概。所以我們的名譽上地位。確是萬物之首。

不料滿招損。謙受益。這兩句話是狠不錯的。因為我們勢力大。所以人家爲着飯碗問題。便拼命的來運動。起初還借着什麼政見來說。後來便添了黨派的色彩。到了現在。更是不堪聞問。竟把阿堵物來引誘了。他們在光天化日。大庭廣衆的地方。還說是公益捐。到了私相授受的黑幕中間。便高談闊論的講價錢了。

這一件事。也是我們自己沒有堅定力。雖是說被着一般魚行老班把持去。究竟我們也有不是之處。不承認不接受。那是狠自由的。但是我們往往爲着情面。爲着大局。便苟且的同他們胡調了。所謂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呢。

我們第一件大恥。罄南山之竹。書不盡。傾西江之水。洗不掉。就是推戴洪憲稱帝的國民代

第

四

期

表會了。四圍裏黃衣的軍士。明晃晃的毛瑟。鏗鏘的指揮刀。目見耳聞。不寒而慄。還有那嘉禾章文虎章委任狀鈔票在暗底裏勸導和恫嚇。那時節不由自主。個個都軟化了。從此我們德高望重的地位。便掃地以盡了。

這會事我狠不平。雖不能鼓吹同族的反抗。自己却潔身自好。沒有出席。總算對得起良心。這幾天爲着國會改組。省會重選。又是起了很大的紛擾。我也被他們一裏腦兒拉攏去。在那黑幕中間。過了幾天。幸虧仗着急智。虎口餘生。得逃是非圈外。中間經過的情形。狠是可笑。却是很好的小說資料。

我從省立印刷廠到省公署。分發到縣公署。再從縣公署到一家鄉董的公館裏面去。天天見着鄉董。和許多人。說話雖是狠秘密。却容易猜度出來。到了某天。我在鄉公所裏解放了。不知道怎樣的。同着同伴五七百個疊在一位近視眼書記先生的面前。那個書記先生。雖是近視眼。却寫得很快。把我們五七百個費了兩個鐘頭。都點名過了。却一致的喚做了一。因了一兩個字。筆畫簡單。人家稍能寫字的。都能寫出來。他取名的時候。狠從經驗上研究一下子。決不致像笑話上說的。孔大誤寫做死犬了。我很替書記先生抱怨。那議定法律的時候。怎

樣不想到寫的困難。若是規定了。說可以用圖章或是鉛字印刷。那麼就省力了。依我看起來。一千五六百個同樣的姓名。經一兩位書記先生抄寫。比那畫端午符。更是乏味。

在那天。只有十多人寫着不同的姓名。還有那態度不明的人。把粗俗的話寫上了。他們自己喪失了人格。不曉得還是利益未沾。憤而出此呢。還是劉四罵人。徒快一時呢。

我一時也想不出脫身之計。幸而來了一位胡蜂兄。把書記先生一驚。手裏的筆墮下來。却巧在我的身上。把丁字添了一點。變不上不下。一字更塗得一塌糊塗。只聽得鄉董走來。把我相了一下。說是廢票廢票。一壁廂咕噥着。一壁廂折疊着。把我放在空箱裏。我當時聽了一個廢字。很氣憤。心想既不是跛躄殘疾的廢人。又不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廢物。你們吸鴉片煙的人。不說是廢。並且做了議員的轎夫。反來把我清白的身子。加上廢的惡名。豈不可惱。後來一轉念。幸虧他這一廢。我就好逃出黑幕呢。

從此我狠消極。情愿給小孩子把口鉛筆。在我身上人哩手哩的亂畫。再也不肯到那些民意的所在去了。

(完)

詩心錄

票語

禹鐘

九十一

第

四

期

征車擾擾中。每有一種難寫之情景。余數年來奔走湖海間。每欲形諸文字。苦難狀也。近讀兩當軒詩有車中口占五古一首。語語如道余心。其詞曰。上車多睡魔。輪喧心更寂。清景紛相迎。好句倏難覓。旋得亦旋忘。雲煙付生滅。轉念林泉佳。應有幽人宅。對面或相違。而况阻朝夕。長吟招隱篇。誰識車中客。讀之如披畫圖。

老杜秋興詩曰。同學少年都不賤。五陵裘馬盡輕肥。小杜書懷寄中朝往還詩曰。霄漢幾多同學伴。可憐頭角盡卿材。二人語意相同。氣局亦相似。而味其寄諷之意。盎然言外。真所謂人生有通塞。公等繫安危也。

玉谿無題詩。可謂無一字無一句不是精金煉玉。愈讀愈有神味。後人讀書不多。隸事失當。雖竭力效顰。總嫌不類。可知名家。自有不可及者在也。

東坡詩名在宛陵上。實則東坡才氣過大。往往有散漫之處。轉不若宛陵之清勁。作詩雖不可不逞才。然貪多恆致鬆懈。東坡之病。卽在任意揮洒。以自矜其才氣。故篇什雖多。而不滿於人者。亦復不少。

● 社會維新小史

煙橋

第六回 無負天賦專修美術 暢論平等大逞辭鋒

自從陸夫人提倡天足以後。婦女界頓然放了曙光。好像一座大花園裏。萬紫千紅。多不知名。却都被那些只知圖利不知物性的花匠。紫枝折幹。摘花剪葉。天天受着苦刑。如今忽地來了一個大賞鑒家。把他一古腦兒買將來。種在籬邊庭角。一任他花落花開。不去剪裁拗折。盡被春風。這風氣漸漸的傳佈。不到三十年。那大江南北。幾乎沒有一個不是磨頂放踵。無罣無礙了。陸孤根的妻子龐氏。得了這個消息。心下却狠拜服他女中豪傑。竟成了大功德。想我在這個地位。也可以發起些有益的事體呢。他的女兒錦心。正在房裏繡一幅秋葉。是皈依庵裏老尼水月來募化的。龐氏在旁指點他。錦心一面繡一面對他母親說道。那周家妹妹今天怎的還不來呢。龐氏道。想是他家裏有事情了。我看起來你同他一樣是十四歲。覺得他的心思比你靈。手脚比你快。一樣的教導。却兩樣的結果咧。錦心撇了嘴賭氣道。我是笨人。總也學不會了。誰也不比我好。母親你索性把全身本能。傳給你那幾個學生罷。龐氏道。我本來也有這個心思。照我這樣的刺繡。還可以教的人。鎮上除掉了顧雲衢的夫人。可也算得我了。我本想開了刺繡學堂。使得大家學會了。自己做些鞋兒帽兒。也可以便當些。小家子

還可以把他換幾個錢糊口呢。錦心道。母親這事也行得。好在不費什麼。我也可以多認識幾個女朋友。每日熱鬧些。說時孤根剛從外面走來說道。什麼多認識幾個女朋友。可是要想法去讀書麼。也好。如今男女平等。女子也當有學問。將來方不全靠丈夫生活。錦心道不。却不敢直說。龐氏笑道。你沒有聽得上文。怎的便嚕嚕噓噓說了一大篇。方纔我說要開學堂。把刺繡教人。你想好不好。孤根道。也使得。我們却有空房在後面。可以容得三五十個學生。但是我以為女子天賦美德。不僅僅刺繡是相近的技術。就是把圖畫書法造花縫紉。那些須用精密功夫的。都與女子性情相近。不如設了一所美術專修學堂。那圖畫科。須得分中西兩法。中法可以請費芥園擔任。那胡心美可以教授鉛筆畫水彩畫。刺繡自然可以由你教。只有造花縫紉須得到外邊去請一位女教習來方好。到了明春可以開辦了。每人取學費十二元。想也不謂之多。若有二三十人。一年收下了學費分配教習的薪水。想也不缺多少了。那就可以因才施教。各從其長。一定有幾個出類拔萃成一技之長了。龐氏道。很好很好。你就留心聘請那位女教習罷。這一席話。早又為地方興了一種利益。婦女界又添了一種光采。時光倏忽。早又是椒酒呈祥。辛盤獻歲的時候了。那費芥園同胡心美已經被孤根聘定。那教授造花縫紉

的却是蘇州夏彬彬女士。他新在上海城西女學美術科畢業。是心美的親戚。心美把他荐與孤根的。到了新年。人家都是呼朋聚類。打鑼鼓。飲屠蘇。呼盧喝雉的鬧個不亦樂乎。那孤根兀自同着龐氏預備黑板咧。課具咧。足足到了十五元宵佳節。纔得舒齊。那鎮上幾家閨秀。聽見了有這種技藝可學。那有不喜之理。陸續的報名入學。却有三十四人。也有三十多歲的奶奶們。他也見獵心喜。不怕人家說他六十歲學吹打呢。然而成績總不及那些年輕的心靜歸一。不到半年。很有五七個學生。畫咧綉咧。楚楚可觀了。有一位姓周的寫靈飛經。竟是筆筆有力。珠圓玉潤。那些慣寫白摺子的老秀才。見了很嘆不如呢。孤根很爲得意。有一天他在茶煙閣裏喝茶。同着周芥園高談濶論。旁若無人。却巧隔壁上坐着一個老頭兒。戴着一副濶邊玳瑁眼鏡。穿着方袖天青緞馬褂。胸前積着很厚的一大堆鼻煙。那件竹根青甯綢夾襦。後面已有了補服。他時常對人說。落拓放浪。纔稱名士呢。那人乃是鎮上有名的董事王朝棟。他的言語行爲。却同着服飾相合。沒有一些兒不稱。他得着了停科舉的消息。曾經痛哭流涕。要想上一本萬言書。只是滿腔幽怨。筆下達不出。只得天天在茶煙閣上。零零碎碎的發揮出來。同喝茶的。自然也有幾位臭味相投的。你倡彼和。腐氣騰騰。那些少年子弟。因爲

第

四

期

他年長輩尊。都不敢去同他爭辯。那天他老人家見着孤根一種矯矯不羣的樣子。早有些兒不快。又聽得孤根把興女學的事情。自鳴得意。他却忍耐不住。便道。女子無才便是德。興什麼女學。直是多造成了幾個潑婦怨女罷了。孤根聽了很爲不解。便道。老先生說的話。好生不解。爲什麼女學是造成潑婦怨女呢。朝棟道。女人家識得幾個字。放浪的不受丈夫管束。胡言亂道。目中無人。豈不是成了潑婦。那拘束的。看不起人家。心裏只有才子佳人的念頭。幽幽鬱鬱。豈不是成了怨女麼。孤根道。這兩種人。畢竟還是沒有學問咧。倘若有學問。可以服務社會。分理家政。一定是好家庭了。朝棟道。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孔夫子說的話。一些不差。婦女只要能夠孝順翁姑。侍奉丈夫。撫育子女。此外便不是分內之事了。孤根忙道。這句話更是不通。孔子是聖之時者。在當時是干戈擾攘。禮義頹喪的時候。所以說這些話。若在現今。我想孔子一定要說男女平等了。並且難養兩字。也是消極的。若是積極的。應該施以教育。既有了教育。不必待人家去養他。自然能夠自養了。朝棟被他駁得不留餘地。不覺老羞成怒起來。說道。污蔑聖賢。荒謬荒謬。你那些左道旁門之說。休來胡說。孤根索性痛痛快快的說道。老先生不是我狂言。實在你們這輩人。腦筋都被八股文氣。薰得

壞透了。耳目口鼻心意裏。有無數的階級。受着上一級的壓制。以爲理所當然。不敢反抗。只曉得向下一級去如法泡製。所以重三壓制。竟舉國盡成奴隸了。你們只曉得女子是男子的玩物。任你們玩之股掌之間。是所畜的貓犬。吃你一碗。聽你使喚。誰知道世世相傳。傳到如今。女子竟一無智識。一無能力。真正成了玩具。變了貓犬了。若不及早提倡平等。不曉得要變成了一種什麼動物咧。說到這裏。早氣得朝棟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煙。提起了旱烟管。要想打他。被斜刺裏走來一人。伸手擋住。正是

守舊維新。儼成對敵。趨時泥古。各爭一端。

● 瑣記 客汴小錄

半狂

河南土梆子之俚俗。夫亦盡人知之矣。客豫載許。效之數四。而卒不能肖。彼省奏此者甚多。蓋彼都人士。嗜劇之癖。亦不亞於山陝土著也。每遇節會。必高台奏唱。或竟數日夕不已。趕會者。不憚道路之遙遠。扶老携幼而來。感時。人以千計。其實戲劇之惡俗。有爲我人所夢想弗及者。余耽劇。嘗不辭煩雜。佇聽者再。終不知其佳處所在。而土著則爲趣味雋永。別具格調。其腔調有時雜漢調。有時雜秦腔。紊亂異常。大率七字一句。每句一頓。如二

黃之搖板然。特無長腔。惟偶有長詞。及十字句耳。唱時類多窮形極狀。聲啞喉枯。身段多簡率。有自謂名角者。則有一種異常肉麻之身段。旦角之扭捏。生角之凌亂。在在令人作嘔。豫省土調之種類極夥。各自爲腔。以地而異。其惡劣之狀。亦無所分別也。最著名者。爲汝甯彰德兩府之士調。嘗見滬上春聲日報載劉鐵仙君。質海鳴先生文。有謂（漢調至今仍盛于汴湘。若汴之汝甯。均有漢調）。余作客於汝甯。若干時日。實未聞該地曾有漢班演唱。想必劉君以耳作目。故有傳聞之誤。汴省土調。其格律殆與南方之本灘四明調相仿。不足列爲戲劇之一格也。

豫人士癖土調者多。特亦有多數好京劇者。故二黃在豫。亦頗盛行。不過感者爲坤角。捧角者多。類皆醉翁之意不在酒。略具姿色者。能持開放主義。亦能哄起一時。若已有聲聞者。多自高身價。在台上故爲謔浪笑傲。備極淫褻。令人不堪卒聽。登徒子乃不禁爲之顛倒。客之入其室。接待甚殷。惟香澤則不容輕易親嘗。蓋送客留髻。儕輩相引爲大恥。然若有齊桓資格者。亦易爲入幕之賓。入幕之後。又必有天賦之嫵毒才。方能久博美人之歡。良以儕輩。固多天生健將也。獨軍界中人。往往強迫成好事。時有所聞。余所識者。且有韓鳳蘭金翠

第

四

期

英徐靈芝。生有桃月秋戴韻秋。色藝皆可取。芳齡韓金二人爲長。天幕賓亦以二人爲最多。桃月秋實可謂幽人佳人。非儕輩所可比。余流連兩月。一旦賦歸。亦不免爲之依依惜別也。

絕詩 真娘墓

君博

風流何處最悵悵。墓上題詩枉斷腸。休笑阿蒙偏重色。南齊官妓是同鄉。

記筆 甕牖繩樞室隨筆

永修

淫神

浙杭某寺有神曰七老爺者。該地士女。奉之極虔。而神也不仁。相傳又酷嗜女色。婦之稍具姿首者。朝進香而夕必夭折。彌留時。且必留別家人曰。予殊無所苦。行將爲七老爺姬。已人而神矣。家人等震神之威。舉以爲神悅其婦。或將降福其家。雖哀之而莫或敢抗。故稍自開通之粲者。甯相戒不敢往。蓋祇願在塵世結連理枚。不願昇天作比翼鳥也。有孝廉某。春日偕婦作踏青遊。順道進香。藉作小憩計。不知彼神又復屬意其婦。婦歸後。卽昏然罔覺。作孽語別孝廉曰。神已悅我。吾不克復從君矣。言已遂瞑。孝廉大慟。悲憤填膺。以爲何物公廣。敢憑土木爲鄉里害。因立赴該寺。直仆其像。並焚檄以逐之。後該怪遂絕。

真娘墓

九十九

狐崇

青浦城內黃某者。邑紳也。其家宅埭。共有七埭之深。末埭屋內。向有狐崇。黃某日購糕餅果物。點燭焚香以供奉之。其子黃昌。維新派也。欲探怪異。是以下榻其間。時適仲夏。天氣甚熱。鋪床懸帳。揮扇驅蚊。奈人未入睡。而蚊已進帳。起以重驅。驅而復至。如是三次。見一白鬚老翁。站立帳外。以手搖床驅蚊入帳。斯時昌雖膽壯。亦毛髮悚然矣。翌日將其所見。訴與乃父。父遂囑以不可過信。亦不可勿信。自後黃昌不敢再在此室下榻矣。

●花史看花瑣語

花萼樓主

林黛玉(現名碧霞樓)朱小二寶(現名吟梅)洪第琴寓四人。論目前資格。不啻嵩山四友。然而老奸巨猾。亦可入四兇之列。

花娟娟行八。項左有微癥。色赤。據其同院之慧娟傳述。八爲粵商家婢。粵俗。販賣人口。視爲常事。八貌韶秀。愛之者衆。若主貪利。遂以八百金轉鬻於常州老二。(亦名阿寶。卽包鼎鼎大名花國總理笑意者。)初入青樓。八頗不欲意。思私遁。思自盡者屢。後隨波同惡。幸得安。青樓捐照之風起。慧娟與娟娟。均因身材瘦小。疑爲幼女。不及格。幾領不到照。

會。幸慧娟有客許。爲羅律師之繙譯。代爲設法。得如願。常州老二感許之恩。且知羅律師與有力。迺以娟娟侍羅。慧娟侍許。所以報也。娟娟忽有孕。已亦莫知所來。遂蟄居生育。育後。不願再溷風塵。適張某去。張貌殊雋。惜性陰很。娟隨之未久。卽占脫幅。卒因細故。食阿芙蓉卒。聞者哀之。

伎流服學生妝。始自白克路藏珠。珠現名金牡丹。行七。南方冶葉。首屈一指。每當席次。枯坐一隅。不言不笑。人均謂此兒天性鎮靜。故幽嫻如此。其實七蕩佚不羈。與春鏡樓老四。笑意老六等之活動。差可並駕。海上冶遊子。比多皮相客。因七之蕩佚。且又在白克路設碰和檯。故咸視爲噲灌之疇。不以偉人目之。金七憤。北走燕雲。雖仍蹭蹬風塵。而長安春色中。贊道渠者。頗不乏人。由是或南或北。行踪無定。最近嫁一新劇家。深知其底蘊者言。七之非正式嫁人。合今已十有一次。未稔此次可能圓白首之夢否。

海上曲院中。以操絃授曲爲業。不下五六百人。俗所謂烏師幫者是也。而此五六百人之烏師幫。至今賴崑曲爲生者。祇蔡阿大一人。如已嫁人之西湖主。朱巧雲。漱雲。桂雲。鳳梧樓。時運等。皆爲蔡之弟子。每當席次。客有厭皮簧而樂西崑者。飛符徵召。能歌此古樂之伎

流。待笛聲吹動。喉破音發。藝之優劣姑弗論。詢其師承。則必曰蔡之徒也。吁。蔡亦足自豪矣。或曰朱熹註論語。蔡爲大龜。則蔡阿大之有若干弟子。理之常情。無足異。

樂情居清和坊時代。陳萊士眷之。故有都督夫人之稱。英士解滬督職。樂情卽疎遠之。然其自視之高。雖後來之桐花館老九。雲蘭閣老三。皆不若。因此得兼維多利亞之譚號。所以喻其尊貴。等於英吉利之女皇焉。再嫁某甲。仍未能安於其室。風塵三墮。玉貌已非。年華亦漸悲老大。且染煙霞癖。門前冷落。釜甑生塵。樂情尙不知自愛。與伶人小如意相處。歡愛逾倫。小如意赴杭。樂則追踪至杭。小如意去北。樂又與之偕北。人間鷓鴣。竟勝於天上雙星。殊不知樂有舊好李達三其人者。現爲北京警廳偵察隊長。樂之來京。無意於李相晤京津道中。李詢樂近狀。樂蹙額無言。俛首欲涕。李大感動。遂囑其不必入班營業。一切費用。由已負擔。樂初聞此語。如得赦書。意謂從此衣食賴于李。消遣屬於李。(小如意亦李姓)人生至此。奚讓男子之南面稱尊。故許之無難色。其實李早知其有約而來。不允無如之何。今聞其驟允。則大有又章可做。偕抵皇華之後。卽與之投止於友人劉某家。密告其密友張。張服務警署。劉之所在地。在張範圍之內。李請其每日派制服巡警四人。便服巡警二人。名爲

第

四

期

保護。其實則監視女皇之行動。至是樂知受給。出入不能自由。已入彀中。無可擺脫。日惟多吸幾口萬壽膏而已矣。

吳門天笑生。當日之昵綠嫻。較今日之愛笑痕尤甚。某書局出版之小說大觀。天笑所著。泰半談綠事。眼波一篇。尤見匠心。綠嫻嫁。天笑鬱鬱不抒者累月。終成冥鴻一章。藉洩積悶。并絕足北里。以志哀痛。無何綠嫻人復出。天笑聞之。喜而不寐。親謂雲間姚雄伯曰。綠既復墮風塵。我亦將取消戒嫻宗旨。爲綠助焉。然事有出人意外者。綠自爲馮婦。反與天笑情日疎放。天笑默察情勢不佳。荐賢自代。已則急流勇退。論者謂明哲保身。天笑不失爲君子。



游 戲 滑稽經解

記者

問。論語。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又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此所謂肉。牛肉乎。羊肉乎。抑猪肉乎。

問。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論語未嘗言明爲着何事。何人所害。有知其詳者乎。

問。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弈棋雖小道。與琴。與

題紅刻翠錄

一百零四

書。與畫。並稱。固高雅之事。猶可為之。若夫賭博。廢時失業。復壞人品。孔子亦舉以勸無所用心者為之。亦可異矣。以意度之。孔子殆亦曾於無事時一為之。故不覺無心說出也。有能尋得孔子賭博之事者乎。

問。子曰。自行束修以上。我未嘗無誨也。此可見孔子亦受門弟子束修者。但未知當時束修。一年餽送幾節。

問。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玩此語氣。似有錢債契約關係在內。不然。何以有力不足一語。又似防半途廢約。而有畫賬之意。其詳可得聞乎。

(下期答)

● 題紅刻翠錄

雲父 吟水

玉娥

玉卿

玉真才福

玉仙愛卿

玉英天喜小雲

曲奏紅簫秦弄玉

度曲爾同秦弄玉

小玉仙才誇夙慧

香溫玉軟真堪愛

天然小玉眉間韻

詞吟黃絹漢曹娥

填詞我愧柳耆卿

太真穠福定前修

俠首仙心總讓卿

喜見雲英掌上身

玉紅

玉珠

玉珠

花小芳

玉彎嬌臂鈎歡夢

碧玉圍屏巢翡翠

可人似玉連城寶

泊柳飄花憐小劫

紅抹酥胸透妙香

紅珠斗帳繡鴛鴦

好語如珠一串圓

輕烟淡月惜芳蹤

本社編輯部啓事

本刊自出版以來，蒙社會人士不勝欣幸，今擬增加投函者，日有數起，同人等不勝欣幸，今擬增加六期，起大加改革，力求精益求精，再當廣延文豪，多徵名稿，注重美術，文字庶不負歡迎本刊之盛意。

本社除前列撰述名家一百餘人外，又新添諸孫漱石、蘇少卿、鄭正秋、鄭鳴、張慶霖、胡穎之、諸先生撰述，仍十分擁擠，致成飯牛先生之紅繡鞋彈詞，本則仍未排入，其歉一。

本刊以發揚國粹為宗旨，一般新文學家幸弗妄投作品。

撰述諸社友，以後來稿請自加圈點，以省編輯者之手續，因本刊六期起擬統用圈點，藉以解目。

本刊三期，因借華女史詩集定句，成廿章，被手民漏去一章，今特更正，補入（不理傷心語，先消萬古魂，春空涼如水，寂寞掩重門）（欲賦仙模樣，魂歸玉帝家，春空觀幽女私諡，亦高華）。

晶報第一次介紹消閒月刊

蘇州趙眠雲鄭逸梅寄惠消閒月刊第三期著作
益臻豐富趣味尤見濃深讀之消暑無任佩謝

袁寒雲

特別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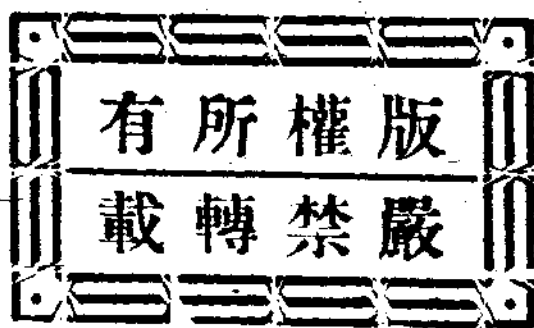
本月刊全年改出十期，各稿除滿秋之情、天孽、鏡烟橋之維新、小史、飯牛之紅繡鞋三種長篇外，每半年必將未完稿作一結束，既可免閱者之盼望，并便利未閱本刊前五期者可從第六期起購閱，亦成完璧，無全豹未窺之憾。特此佈告，幸乞注意。（前來函定購半年或全年者，若於書價外另加寄費，則仍作六期及十二期計算）。

消閒月刊廣告部啓事

本月刊延請海內大文豪分任著述資料豐富
 趣味濃深爲有識者所共賞每期出版萬冊立
 罄今自本期起多印二萬冊以免閱者有向隅
 之歎如蒙各大公司行號惠登廣告則效力之
 大可不待言請向蘇州齊門棗市五十九號接
 洽是幸
 廣告部主任啓

廣告價目	一期	五期	十期
普通地位 全面	十元	五十元	一百元
普通地位 半面	六元	三十元	六十元
普通地位 四分之一	四元	二十元	四十元
封面之陰	二十元	一百元	二百元
書底	三十元	一百五十元	三百元

民國十年八月發行第四期



編輯主任

名譽編輯

代印者

總發行所

總經售處

分售處

松陵趙眼雲
吳門鄭逸梅

何海鳴 袁寒雲

袁百納 尤半狂

范君博 顧明道

蘇州觀西

華興印書局

蘇州鈕家巷東

消閒月刊社

大園十八號

上海新民圖書館

上海清華書局

上海大東書局

各埠大書坊報社

外埠如欲定購先交足報費空函不覆本國每本加郵費
 二分日本南洋各埠加三分歐美各國加四分若定全年
 則二元不加寄費惟須滙票代現郵票不收寄購者郵票
 照常

消閒月	每一期	半年五期	全年十期
刊定價	二角	一元	二元